

太倉郁寔武著

紅杏出牆彈詞

朱啟文題



情文並茂

嚴獨鶴題



3 0407 9357 6

(3)



影 近 者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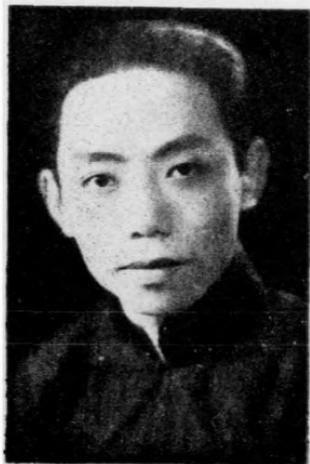
影肖家詞彈名之書本護愛(4)



生先志雲徐



生先卿筱薛



生先芳連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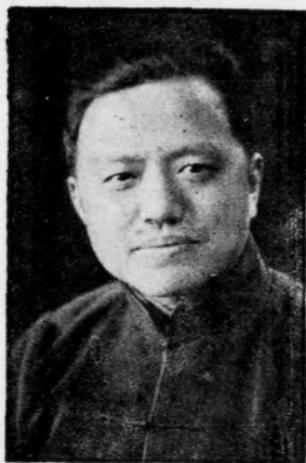


生先卿蓮陳

(5) 愛護本書之名詞家肖像



陳雲麟先生



陳瑞麟先生



陳武君
(郁震武先生之高足)



趙鶴孫先生

影肖家詞彈名之書本護愛 (6)



蔣賓初先生

紅杏出牆彈詞

韻人韻事

陳瑞麟敬題



柳運民先生的紅杏出牆記是

劃冊先生的

彈詞

恒書苑社

朱茵

曼琳

沈韻

曼琳

虛度韶華四十春，愧無建樹慰

朋親。金陵舊巷，夕陽陳迹。氏六公，八任南宮，國

歌浦新聲，迴依塵。逆應，聯在古海者。剩有遺書，留

我讀，仰承先志，守清貧。早年識得吟

苦事，無能不若人。

一髮傳音空谷，王自慚小技，愧雕也。僕亦與後學

內金鼓，贈王遠之。邊乘亦。索。驚心歷戰，留餘痛。甲子之役，劉河寧

其衝堡宅，化為廢墟。征蓬三。事。夜。下宅棲身，類轉蓬還。

善酒邊詩二首，每思雜時，菊子叢，氣騰何收。

后人後記取懸，初六月，中。余光緒二十一年

甲戌六月廿一日

也然身膺主，寔哀自題



詩 題 自 者 作

潛園錢氏用箋潛園

(潛園居士和詩)

靈武世語在四十述懷而章見示依韻奉酬

太翁談笑露幽春文史因緣疇曩親今原係如先生

平漢三武詩名神原已云武更喜風毛能繼武於中詩與金

又云不保同此則原去字別傳等已騰慶傳聲能奪公翰巧安分何妨原卷負生日

荷花同競爽愛蓮清品屬斯人

楊柳沒邊鳴阮笛生涯不作素書經失須利微

能穿札船過極風急掩蓬碧樹葡萄佳酒

釀秋風前桂小山叢年年強感鵬程遠回

韻瀛寰咫尺中

甲戌月日潛園居士錢詩標初稿



發址地 號三七一 不從 合何臣務稅 址地

文化日進科舉思以隆此代很
需要娛樂使人得以樂為而
陶化人生於民間為衣食住而
奔騰的精神之富有此言之
煩悶不條之暇以聽彈詞作
消遣一罪有位僧遊去彈詞
已深刻印象人何暇海在琴
術玄境之富達極高者中
地位自無綠電言為發現
後則彈詞中以深人學之
豈拜然結之彈詞制事責
獻於大家郁靈亂先生思
一佳大文字家於為文學
很有根底其公筆法之神妙
久已震驚全國為余最崇
拜之老師也其和彈詞刻不

李 昌 鑑 先 生 題 辭

(吳敬恆先生和詩)

謹和 瑤章 錄塵

定武吟壇 聚政

春去春來四十春 當年父執朋親淑慶年父四十 述懷寄北時月

渭陽風雅君 迨步泥工馳驅孰望塵樂

有腐並堪下飲信難飯吃不辭貧上篇五言 上篇十言

微滿調篇 傍不馬雅曾知荷沼聯吟與人笑花即一兒

笑人

麟床話舊叙歡襟 閉戶深宵等熱森 酒態

狂時驚罵座 談風國慶憤收蓬 箭雨共

護晨曦暖袂為潛分曉露叢別緒佳

勢增夢想如骨更負托空中

吳敬恆未是草

容緩而需急生 孰的查見故

不惜犧牲以平生才力編成

紀去古騰地紀表之可憂是

依我人回味斯書之義不

是問彈何思之新紀疑世問

不篇何事經過比較即分三優

考政華望人學必有是精

神郁先生能存彈詞思造

成象生命實錄全系分欽

佩斯書向世後人自編

彈詞空彈唱時聞書聽唱

自唱以對面均解字

而清整郁先生之大才更

能使人得無之益也

民國四年春
侯成 亦名 魏晉

昌 鑑 先 生 題 辭

本書回目

| | | | | | |
|------|-----|-----|-----|-----|-----|
| 第十一折 | 第九折 | 第七折 | 第五折 | 第三折 | 第一折 |
| 泣訴 | 夢遊 | 受脅 | 中計 | 閨情 | 聯姻 |
| 第十二折 | 第十折 | 第八折 | 第六折 | 第四折 | 第二折 |
| 出走 | 歸程 | 反省 | 略誘 | 遇奸 | 游幕 |

第十三折

問卜

第十四折

自殺

第十五折

奇遇

第十六折

離婚

第十七折

慰問

第十八折

逼壻

第十九折

逃亡

第二十折

告貸

第二十一折

藏嬌

第二十二折

弋獲

第二十三折

起解

第二十四折

判決

紅杏出牆彈詞目錄

序言

作者肖影

愛護本書之名彈詞家肖影

題辭

作者自題詩

潛園居士和詩

吳敬恆先生和詩

本書回目

紅杏出牆彈詞序言

余識先生。雖祇四五年。然耳先生之名。果已久矣。先生喜交游。與之談。恂恂然。尤耽詩文詞賦。每當花晨月夕。恆一杯在手。信口行吟。偶得佳句。輒拾之錦囊。暇則整理成章。二十年來。已哀然成集。惟其間經甲子之鏖戰。一二人之事變。不特先生之心血結晶。完全散失。卽先生之故居。亦化爲灰燼。旋移居海上。廣交海內聞人。或出其餘緒。以詩文自遣。揮毫得意。筆底生春。人得之者。輒引爲榮。前歲起復膺上海各電台之聘。教授國學。聞風崇拜者。何止萬千。或有贊揚之者。先生必曰。游戲人間耳。先生喜聽彈詞。而又喜撰開篇。酒酣時。必曰。我要找題目了。做一闕開篇來當作下酒物了。於是隨意思來。命其文郎玲菲君筆錄之。酒罷而稿亦全脫。乃分贈各彈詞家。其在空氣中播送者。爲數亦極可觀。並已有專集問世矣。此次撰著全部紅杏出牆彈詞。亦先生一時之奇興。是書內容極合現代潮流。寓褒貶於彈唱之中。用意至善。文筆淺顯。雅俗與共。書名雖極香艷。其事實則完全一家庭慘劇也。聽者讀者。當能共體斯旨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朱敬文

紅杏出牆彈詞

大倉郁彥武著



第一折 聯姻

(小生周影光上唱) 硃墨終朝鉛槧忙。手持玉尺費評量。身兼兩職榮鄉里。民教關懷仔細商。(白) 小生周影光。行年二十三歲。河南固始縣人氏。祇因父親早年棄養。常有風木之悲。所賴娘親。撫養成人。至有今日。恩深如海。尚未報稱。所以自知刻苦。朝夕勤求。到今朝身任本籍民衆教育館館長。兼整理會常務委員。一身兩役。僕僕勞形。難得上峯青眼。朋輩推崇。不過少年問世。更當勉勵從公。毋逾規範。纔可出人頭地。轟轟烈烈去做一場也。(表) 影光幼年喪父。依其母撫養成。人且事母至孝。尤爲士林所推重。温文爾雅。和藹可親。不愧爲新時代之嬌兒。雖一時得意。然尚無妻室。鰥魚自况。非一日矣。

(唱) 行年二十姓名香。努力前程意志強。忠厚待人兼純孝。和顏悅色奉高堂。自知自小伶仃苦。所以是苦辣甜酸一嘗。青燈一盞勤攻讀。把舊學新潮細考量。本來是少年問世多荆棘。所以要日夜傍徨未敢荒。娘親期許我成器。深宵督課袖生涼。但希望頭角崢嶸能自立。他年貴顯振門牆。娘親是一片婆心常苦勸。要曉得教子情深有義方。但願一帆風順去。待來年鴛鴦同夢卜相莊。(自) 小生受娘親鍾愛。教誨成名。現雖服務社會。效力黨國。祇是高堂垂老。膝前祇我影光一人。難保不存抱孫之念。以樂餘年。所以時為選擇。冀來佳耦。他日或有良緣。歡聯秦晉。藉卜娘親桑榆暮景。方稱得家門之幸也。

(旦) 王智仙上唱) 寄跡紅塵十七年。自憐風度早翩翩。北倉求學勤劬甚。盡力研磨快着鞭。(自) 奴家王姓。芳名智仙。河南開封縣人。今已一十七歲。在本邑北倉女子中學讀書。自知資質聰敏。秉性端莊。在學數年。手不釋卷。學

校之中羣推我爲高材。生慚愧呀慚愧。不過每屆考試都能名列前茅。這不是僥倖自負啊。

(唱)正可算天生麗質冠儕輩。才貌雙全似絳仙。(表)原來王智仙女士聰明伶俐。品學兼優。一校之中推爲翹楚。雖年祇十七。却生就一副天然之美。曲欄鎖靜。不同凡卉。北倉中學裏得此高材生。也非易事。

(唱)金相玉質出天然。習禮明書家教嚴。書宗衛氏夫人意。學勝陳宮不待研。真可算我家不櫛新進士。才華洋溢滿幽燕。晨間一卷調鸚鵡。朗朗書聲出畫簾。有時候興來潑墨題紅去。揮毫落紙似雲煙。共羨天才來有自。不同凡卉逐塵緣。並且是天然姿態無修飾。淡妝濃抹總堪憐。如斯麗質世無匹。不過是一線紅絲尙未牽。(白)好春困也。今日天氣清和。又逢例假。趁此良辰美景。出去遊玩一番呀。多麼好的風景啊。

(唱)但見得麥浪油油連天碧。苔花叢裏菜花鮮。好鳥枝頭亦朋友。小橋流水聽鳴泉。一路行來忘路遠。獨行無伴不敢

前。所以是癡立橋頭描野景。鶯聽得革履聲聲到耳邊。(白)呀。彼何人斯。快避開呀。(表)原來周影光也因館中無事。信步郊游。行到小橋。忽驚婦女。彼此俱係陌路之人。當然不通款曲。然三生石上。早註姻緣。一縷情絲。由以牽動矣。因影光少年貴顯。且身爲教育館長。對於開封各學校。時相過從。一日適值年會。影光參加盛典。各學校學生均列隊而來。影光見前日在小橋流水間之嬌女。亦在其中。雖驚鴻一瞥。而印象極深。

(周影光唱)呀。似曾相識春風面。今日何由在眼前。一點靈犀無處達。耐人尋味苦熬煎。(白)小生前因館中納悶。偶游郊外。會在小橋流水間。一度相逢。今日躬逢盛會。又覩佳人。不知彼姝。他年何屬。好不氣悶。

(唱)朱脣皓齒等神仙。荳蔻梢頭二月天。脂粉薄施無俗氣。鬢鬟斜墮鬥春妍。(細看那)一種丰神真綽約。却不知何家獲此好嬋娟。(待等那)夕陽西下會場散。找一個要好朋儕去問一言。校長殷勤來回答。說道是。敝校高材王智仙。(她是)品端學粹人和靄。家庭舊學更源淵。影光聽笑開顏。神恍惚。意懸

懸擬結良緣把婚事聯校長。心願成好事自任蹇修去送聘錢。一言訂定終身約。白首齊眉伉儷賢。教育廳長張宏氏。證婚詞頌一篇篇。乾宅主婚親舅父。坤宅是爹爹作主更安全。結婚之日禮隆重。傾城士女似癡顛。齊說良緣天作合。郎才女貌月常圓。舊禮教中新人物。定卜他年膠漆堅。模範夫妻鄉里式。大家小巷盡宣傳。最難得省府要人來作證。大開風氣姓名先。閨房韻事不待宣。(表影光因開會而遇智仙校長因情重而成其好事。又得廳長之證婚。都人之欽敬。如此結合。允推佳耦。此乃民國十八年事也。)杯交玉液調鸚鵡。樂奏瑤笙引鳳凰。

第二折 游幕

(厲王同上)(影光唱)詩書滿腹更多姿。(智仙唱)今日相逢是我師。

多少溫情鴛帳裏。(影光唱)綠窗共譜玉臺詩。(白)賢妻。我倆由歡慕而締縈約。圓成好事。金石盟堅。此後美滿家庭。定可預卜。並且娘親康健。福履雙綏。看我倆蝶蝶鱗鱗。一定是笑逐顏開。精神倍爽。人生幸福。無過於此矣。哈哈。(智仙白)奴家得東風之便。下嫁如意郎君。蒙夫君倍相憐惜。愛護週至。私慶得人而事。但願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不過年輕識淺。端賴夫君時加教導。只望事上不虧婦職。相夫媲美前賢。成模範之家庭。播芳聲於海內。於願足矣。

(周王合唱)多情月老一紅絲。春暖池塘雨露滋。共慶百年歌好合。神仙眷屬兩心知。(你看那)菱花鏡裏鴛鴦侶。唧唧嚶嚶解笑眉。(你看那)玳瑁梁間雙海燕。呢喃共話兩情癡。引得鳳凰爲良伴。(卜他年)錦瑟長調青史垂。還憶堂前老母精神健。菽水承歡正及時。(預料那)此後融融好歲月。永留佳話定無疑。(表)周王婚後。感情非常融洽。閨房之樂。甚於畫眉。老娘親觀此一對璧人。其喜可知也。

(老旦周太太上唱) 幼嫻姆訓侍庭闈。長嫁汝南耦紫薇。不幸早

年成寡鵠。冰霜自守免人譏。

(白) 老身梅氏。夫主姓周。自嫁汝南。唱隨彌

篤。不幸夫君不祿。早歲歸真。獨守空闈。松筠自勵。所幸膝前一子。秉性聰明。幼受名師之教。長賴社會之薰陶。朝夕夜讀。克底於成。現任本籍民衆教育館館長。兼整理會常務委員。交游廣闊。所至有聲。余雖早寡。得此一子。亦差堪自慰。近且得太原淑女爲媳。名門詩禮。婦道勿虧。侍奉晨昏。禮儀勿忒。總算余一生辛苦。獲此良嗣。天道報施。果然不爽。但願綿綿歲。月。永享康寧。子子孫孫。常縣瓜瓞。先夫地下有知。亦當含笑啊。

(唱) 先夫自幼別蒙童。卓犖英才迥不同。舉一反三多智

慧。洋洋落落筆氣如虹。少年科第游泮水。拾芥龍門談笑中。

所以是譽滿鷄林名鵲起。文場角逐每稱雄。不圖那造物忌才

不可恕。晴天霹靂一命終。可憐呀壯志未伸才未展。一場春

夢渺空。我是茹苦含辛二十載。撫孤長大淚沾胸。不敢說

教子成名坤範好。想必是九泉陰護顯神通。到今朝子肖媳賢

萬事足。蔗境回甘不易容。所以是歲月優游無個事。飽看山色畫樓中。(白)呀。望去那人急急而行。莫非有要事啊。待我看來。呀。那人直向我家來了。有甚麼事呢。呀。果然進得門來了。待老身下樓。仔細端詳一回是了。

(走伴某甫上唱)銜命奔馳百里來。好花端的要培栽。側聞內是升官誥。名重蘭臺不必猜。(白)走伴奉廳長之命。賚送公文。今日清晨起步。兼程而來。跋涉半天。已近薄暮。前頭樹木森森。好像有一個小小院落。莫非就是周家麼。待我進去。就得分曉。(表)原來影光問世以來。勇於任事。深得上臺之嘉許。而尤以張廳長垂青特甚。每擬擢升優職。以展其才。是年韓青天適調主管政。張廳長亦隨韓氏。辦理魯省教育。乃招影光同赴濟南。以資臂助。蓋張廳長實有憐才之意。故馳書促其成行。俾可大展其抱負。而遂其初衷也。是以周母得書。喜出望外。打發走伴去訖。

(周太太唱)正是洞房花燭題金榜。福有雙來推不開。(白)影兒前來。汝受廳長知遇特達之恩。理應隨同前往。効力邦家。此後飛黃騰達。當可指日而待也。且男宗志在四方。未可蟠伏鄉隅。築牢自劃。汝其行也。毋以老母爲念。(表)影光聽罷母親之言。

不贊一詞。靜默移時。雙淚竟奪眶而出。乃長嘆一聲。唉。

(影光唱) 自出娘胎廿四年。常依膝下伴慈顏。三年乳哺耗精血。顧覆提攜保護全。教我書詩教我算。爲我劬勞常失眠。偶感風寒心如割。暗中流淚到枕邊。見我嬉游終日玩。憂心如搗常掛牽。實指望刻苦勤求。把家業振。家聲勿替。繼從前。實指望青雲直上留佳話。卜得聲名慰九泉。所以是常將母訓縈懷抱。翼翼小心不敢偏。二十年來如一日。不隨浮俗變思遷。好容易十年窗下辛勤過。略露聲名在社會間。到今朝鞠育深恩尙未報。孩兒一定要侍慈顏。正可以奉養甘旨娛晚景。管什麼一紙公文落眼前。雖則是辱荷上峯垂青眼。却不願離娘遠走到濟南。自娘親聽兒稟來。兒雖年已長大。然入世未深。智慮薄弱。平日全賴娘親時加訓誨。得有今日。若少能自立。卽此遠走高飛。不知反哺。不但非兒所願。亦不是人情之常。况娘親祇生小孩兒一人。雖已成家。然媳婦亦正在求學時代。不能兼顧。

晨昏。所以孩兒不願去的呀。

(周太太唱)母親聽淚盈盈。孩兒的說話是真情。你知道自從你父親西歸後。你娘是日。日思量共赴陰。幾次欲謀身自殉。總爲你呱呱一哭未成真。悽風苦雨忙中過。一盞孤燈暗傷神。汝本無知我憐汝。忍聽呀呀喚父聲。夢中常見你爹爹面。囑我撫孤要有成。而今我兒已長大。略知世故與人情。雖則我娘年半百。無須早夕奉晨昏。只希望鵬搏萬里冲霄去。耀祖榮宗樹大名。莫學尋常兒女態。依依膝下要謀終身。阿呀。兒啊。自古道忠臣孝子難並立。忠孝原來合不成。莫多疑慮向前去。旅店風霜自惜珍。

(影光唱)影光聽罷淚如雨。深體娘親一片心。眉頭一縷心生計。惟有是奉母同行最近情。一心想到雙膝跪。孩兒是願奉

娘親一路行。版輿迎養自古有。客中也可敘天倫。孩兒是願
 奉娘親一路行。(表)影光純孝天成。此次得張廳長之舉薦。促其赴濟。影光不願
 離母遠行。致疏侍奉。母亦深明大義。偏督其早日首途。女子而有丈夫氣。更覺難能。何況情
 深如許。如影光者耶。卒至版輿同往。迎養寓中。子職不虧。親心常悅。夫婦欣然。

(周影光上唱)料理行裝三日餘。詩書琴劍滿香車。荆妻老母
 蒼頭共。如此遷家畫不如。(自)小生承張廳長之見愛。隨同來濟。身任教育
 視察專員。在本市三合街七十八號。租得小樓一所。庭前花木。屋後桑麻。景物宜人。風光入
 畫。公餘之暇。與愛妻同侍娘親。正是一快樂的家庭啊。

(唱)人生難得逢知己。水乳交融得遂衷。今日廁身教廳
 裏。責艱任重莫蒙蒙。我已視察專員綜全省。私慚學識尙
 未充。惟有那外遵廳令循途去。內聽娘親化育功。戰戰兢兢
 無怠忽。臨深履薄記心中。但願扶搖能直上。他年吐氣比
 長虹。更喜是內子愛書成癖癮。不因爲結了婚姻不用功。雖則是

儷歌同賦垂一載。依然是刻苦勤求書卷中。不因婚事廢研讀。蘭閨幽趣一燈紅。果然是新時代中好女子。不甘雌伏作寄生蟲。考入濟南師範後。力求深造露機鋒。並且是才色兼全冠儷輩。校花聲譽紫泥封。有時候騰出餘閒編話劇。現身說法醉羣叢。登臺表演名大噪。人人稱讚玉玲瓏。鰥生何幸成佳耦。甘雨和風綉閣濃。(表)影光自任山東教育視察員後。其妻王智仙。仍未以結婚關係。遽然廢讀。因追隨愛人。乃脫離北倉母校。與周母一同來濟。嘗以新時代之女子自居。不甘爲丈夫之寄生物。故到濟未久。即考入本市女子師範讀書。以求深造。王在校才色均冠同儷。有校花之稱。最近主演「雷雨話劇」。轟名大噪。一時。影光得此佳耦。誠樂不可支矣。正是謝家閨秀何家子。女貌郎才不易逢。

第三折 閨情

(王智仙上唱) 深閨寂寂獨焚香。細卜燈花夜未央。夫婿今宵歸何處。計程忘却漏聲長。(白) 僕智仙。自嫁周郎。於今數載。唱隨之樂。誰不羨煞。並且我倆感情。任何人不能比擬。諸公不信。聽僕道來。

(唱) 夫妻相愛本平常。何必逢人說短長。只爲我儕多韻事。談談畢竟也無妨。夫婿是才能出衆情專一。不尙浮華不作腔。因爲他宅心純孝多情感。所以是膠漆相投更大方。在家時常將文字來研討。益友良師在洞房。寫到黃庭愜意處。筆端豪氣露鋒芒。刻燭共襄艾。隱句簾前鸚鵡羨相莊。有時候擲來紅豆分高下。有時候一局棋敲好共商。歡笑之聲達戶外。令人羨煞好鴛鴦。羨是奉命巡行他縣去。每天踪跡告端詳。何處停留何處宿。從無一刻兩相忘。忙煞許多綠衣使。往來不絕遞錦囊。或者是探得歸期牢記好。將歸期仔細寫

來在日曆旁。盼到歸期親往接。先時到站去。迓檀郎。雙雙攜手同回轉。小別轉憐日月長。所以是如斯恩愛非容易。竊喜前生宿願償。(表) 周王結婚後。感情彌篤。名實夫婦。直友愛如雁行。即平日周每屆公出。必將其往返行程。經過各縣。及停宿寄食之所。逐細開一清單。交其妻以備存查。至尺素之往還。尤忙煞綠衣使者。王智仙除讀書之外。亦時常揭視日曆。刻記乃夫歸期。必准時到站歡迎。此其夫婦小別之情形也。若平日猜枚問字。賽酒角逐。歡笑之聲。常達戶外。結婚數年。從無反目情事。即偶爾失和。其經過之時。以統計法試算。亦未有超過五分鐘者。外人視之。真不啻新婚之夫婦。贊爲神仙眷屬也。

(周太太上唱) 昨宵燈火鬧盈庭。報道娘娘獲一丁。兒媳成婚垂四載。今朝天降玉麒麟。(白) 影兒成家四年多了。老身早年寡守。幸喜膝前兒媳彬彬有禮。伉儷之間。早成魚水。昨宵媳婦臨盆。又得弄孫之喜。福自天來。好不快樂。余本抱孫念切。今得如願以償了。

(唱) 廿年茹苦未亡人。回想從前淚滿襟。今日爲兒多樂

事。膝前又喜見文孫。一兒一媳真可愛。好比那玉樹臨風上苑春。家政井然閒散甚。老懷不覺一番新。人能知足心常樂。不羨榮華富貴身。只喜得兒女恩情深如許。却忘了絲絲兩鬢白如銀。(表)光陰過得真快。智仙婚後。已達七載。生得兩子。長子年二歲。幼子在襁褓。智仙在女子師範。已升至六班一級。至本年暑期可以畢業。影光以職務關係。常奉委赴各縣視察。所有家政。除以老蒼頭司關之外。均由周母主持。母年老弄孫。見一兒一媳。恰如庭前玉樹。迎風招展。色笑常承。老人心境。正快樂期。望於無窮也。正是春風淡淡多和氣。玉樹亭亭茁嫩芽。

第四折 遇奸

(周王同上)(影光唱)合門瑞氣暖溶溶。慈竹生孫有兩雄。(智仙唱)不信人間多變幻。好花生怕遇狂風。(表)周王相愛。其片刻不

忍相離之慨。既如上述。宜若偕老不渝。永垂人間快樂夫妻之楷模。詎料月盈必虧。物極必反。拂人意事。相因來襲。矧名士坎坷。紅顏薄命。事實之昭示吾人。殆非盡虛者。周王之家庭。似亦不能逃出定數。某日。周影光偕妻閑游街市。且行且語。在周王果不覺爲異。殊不料道旁行人。顛倒幾許。羨煞此一對人實仙侶也。

(生王重繁上唱)

飽食終朝體漸肥。愛看春色門芳菲。天天慣

向街頭逛。忘却招人話是非。

(自)小生王重繁。汴城人氏。會充省立第一

中學教員。現在濟南兵工廠辦事。家兄重古。現任兵工署科長。余有此依靠。消閑自得。今朝有些心血來潮。不免又要往鬧市中去走一遭也。

(唱)六街景色眩神迷。都市繁華信不欺。信步行來無目的。香塵起處逐馬蹄。入眼春光多浩蕩。分不清燕瘦與環肥。垂鞭公子逍遙甚。好比那蝶舞花叢趁翅飛。有的是攜來情侶成對對。濃情密密話依依。中間是另有一雙好伴侶。却疑是明妃村裏會明妃。但見得淡掃娥眉薄施粉。纖腰如柳綠鬟低。

櫻唇桃口兼杏眼。頸若蠟螭露齒微。一種和平溫厚氣。恨無妙筆入詩題。步匆匆趕向前來。要仔細看。冷不防鴻驚一瞥過橋西。(白)呀。我涉世以來。看過紅肥綠瘦。宋艷楚娃。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如花美眷。不知何處老嫗。生此尤物。更不知何家公子。得消受此神仙眷屬。待我緊一步來。趕向前去。看個清楚。

(唱) 三步改作兩步行。行來急急步匆忙。珠玉在前不可失。好風先送一陣香。烏絲蟠曲堆雲鬢。梅花體態是療飢方。背面看來更窈窕。宛比那一枝紅杏出宮牆。高跟革履行緩緩。紗旗袍裏露出肉腿光。動人憐處留印象。無邊春色却暗中藏。不過是難通款曲真焦灼。巫山雖近等白雲鄉。所以是停一停。想一想。還是假作癡癡。把咳嗽聲揚。(表)重繁連咳兩聲。若有所發。影光夫婦。在不知不覺之中。亦回頭一顧。重繁定神一看。見與妙女同行者。乃前在汴城之舊同事。周君影光也。不禁徧促不安。啞然失笑者久之。旋思久別重逢。遂趨前爲禮。在歡

然道故之時，重繁注視智仙，目灼灼而不轉睛，好像餓虎見羊，恨不得一吞而盡。影光見此情狀，乃向重繁道：「此乃室人敬人也。」——敬人是智仙之字。——重繁自經介紹後，蓋覺難堪，乃倉惶爲禮。影光因喜他鄉遇舊，決不疑及有他，乃邀至家中小坐，略盡友誼。但重繁自此次入門之後，即不斷借故常來，周夫婦雖厭苦之，然終礙於顏面，未遽下逐客之令。詎知重繁人面獸心，蛇蝎成性，既覩豔婦，轉恨舊曹，借端造次，炫耀其才，醉翁之意，已昭然若揭。奈周王既知重繁之不端，而不加以拒絕，遂此損友。此因影光信妻過深，不慮有變，故因循敷衍，坐受其禍，惜哉。正是：世風日下，綱常墮，詭計多端，不易防。

第五折 中計

（王重繁上唱）一枝紅杏露華鮮，自有深情繞夢邊。何日銷魂雲雨裏，教吾真個會神仙。（白）我自見了敬人之後，每日神思恍惚，如有所失。雖天下多美婦人，總覺得比不上她。不過她是我舊同事的妻子，已是有夫之婦，怎能

夠真個銷魂呢。唉。事在人爲。人定可以勝天。祇要努力奮鬥。追隨不倦。這一棵珊瑚。不難羅入網中。哈哈。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努力呀努力。(表)重繁一見傾心。卽心存叵測。魂夢之中。常存妄想。虎狼在側。影光却漠然不顧。智仙究屬女流。未諳世故。最近影光復奉命赴膠東一帶。視察教育。爲重繁所偵悉。乃於月之十八日。假訪晤影光爲由。至周家實行其略誘手段。至則適周妻智仙。抱子在院中閒步。重繁卽趨前相晤。仍呼智仙爲嫂。殷殷詢影光何往。及歸期甚詳。智仙均漫應之。時重繁隨身攜有攝影機一架。當爲智仙及其子。攝花間小立一影。時周母亦聞聲出至院中。與之接談。重繁復爲周母攝取一幀。周母及智仙。乃款重繁於室內小坐。是不啻引狼入室。危險極矣。

(評唱) 憐儂淪落到紅塵。生小聰明有慧根。風信年華猶未屆。飄萍已定誤終身。你倆是無端邂逅。在通衢上。卽種孽緣異樣深。豈因爲月老模糊來錯配。紅絲兩繫亂婚姻。豈因爲三生石畔曾戲謔。前生宿債到今世清。豈因爲御溝紅葉錯題去。誤認當年入幕賓。豈因爲驟聽簫聲誤弄玉。乘龍跨鳳未

分明。豈因爲尙欠聘錢犯天帝。故教你今生要做兩家人。豈因爲蹇修有意留佳話。牡丹花下作貳臣。豈因爲曾經相識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上親。最可恨惡魔當道來肆虐。害得人家滅天倫。竟然是乘機探詢人遠去。鼓舌如簧惑婦心。花言巧語憑空說。拆散人家好家庭。那天是手攜快鏡來相會。殷殷呼嫂見情真。恰巧是智仙抱子在。花間玩玉立。停停養花神。重繁一見心歡喜。爲留芳影當祕珍。周母聞聲來出視。邀同入室去吃點心。這是尋常酬應家家有。那知道實行獻媚話。津津引狼入室遭蹂躪。可憐何地避羸秦。(表)重繁自爲周氏婆媳。攝取小影後。智仙等即邀至室內小坐。並享以小點。此乃尋常酬應之瑣事。何足爲奇。詎知有出人意外者耶。(重繁白)聞得嫂氏。將於本年暑期畢業。學成以後。必將服務社會。家兄重古。現任兵工署科長。余在濟南兵工廠裏。任重要職員。現在廠中正擬添人。以嫂之才。定可

勝任愉快。嫂如有意。余當代作曹邱。玉成其事。(表)重繁甘言蜜語。說得天花亂墜。不過周家亦深知重繁之底蘊。靠官托勢。專領乾薪。不去工作。雖名為兵工廠職員。實則中西旅館之常年住客。故聞王言。除作普通之感謝語外。亦未十分注意及之。正是

花言巧語
如簧舌。禍胎從此種根深。

第六折 略誘

(王智仙上唱) 弦歌聲裏樂陶陶。好學自知志氣高。求得精深好學問。他年留待教兒曹。(白) 僕家入學以來。已經五載。今年暑期可以卒業。也算告一小成。但畢業以後。總要有一出路。為社會國家謀些福利。方不辜負數年研磨之苦。今天課程已畢。回家去罷。

(唱) 夕陽影裏送歸潮。習習微風拂樹梢。多少蟬聲催晚景。聽來俗慮一齊消。行行已見家園近。倦鳥知還不待招。他婆婆正在樓頭閒眺望。忽聽得剝啄聲聲喚阿嬌。(白) 阿嬌。開門

呀。婆婆兒媳回來了。今天下課較早。媳婦一路行來。飽看沿途風景。覺得非常爽快。現在時間尚早。因思告婆婆。擬往中西旅館。探望重繁。並想談談下半年職業問題。現適家中無事。讓兒媳去一回就來。(表)智仙之往中西旅館。其目的在託重繁謀事。初無他意存焉。然重繁之甘言蜜語。存心早已不良。不圖智仙不察。墮入彀中。今忽自動前往。真是不可思議。一失足成千古恨。智仙苦矣。

(唱)青山隱隱水迢迢。春盡江南草未凋。寂寞空庭無客到。小樓深鎖太無聊。今日是放學回來。比平日早。趁此良緣去走一遭。會記得兵工廠裏有餘額。重繁的哥哥冠羣僚。重繁曾經來說過。一枝樓借我承包。不過是欲謀生活。要親自去。熟人不必破錢鈔。所以是商得婆婆同意後。裝點衣衫向外跑。但見那神如秋水眉如畫。出水芙蓉分外嬌。街車穩快如神速。本來相距亦非遙。中西旅館四大字。端端正正用黑漆膠。下得車來往裏走。大門開直不須敲。問明號數無

須領。宛比晚鴉認舊巢。

(評唱)重繁是獨居旅店無消遣。忽有奇緣降碧霄。慇懃招待

房中坐。彼此寒暄成莫逆交。一個是存心謀事言懇切。一個是

別有心腸要把魂銷。一個是心如止水無波浪。一個是野心勃

勃等鴟鵂。何況是紈袴子弟豺狼性。乘機處處種心苗。(插白)

呀可憐啊。你在此千鈞一髮之時。趕快回頭。若再因循下去。那就不得了了。快快醒悟啊。

唱那時候。夕陽已下黃昏。近家家燈火。把夜飯。燒重繁當

然留客飲。酒酣耳熱盡情調。一杯入肚心花發。廉恥倫常

一例消。但希望今朝有酒今朝醉。默禱銀河駕鵲橋。那知道弱

質如美的周氏婦。強權之下苦難逃。酒味深時都不管。任

他隨意學琴調。可憐她梨花帶雨無伸訴。可憐她戰戰兢兢

過半宵。但等到一覺醒來聽壺漏。已是更深斗轉杓。曾仙是驚

心午夜聞猿嘯。聲聲啼斷遍荒郊。祇覺得背有針芒心如
 割。重重反應似冷冰澆。倦眼惺忪撐不起。淚珠濺處濕紅
 綃。真個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百般煩惱是自己招。忙起身理
 鬢毛。忙盥洗。着旗袍。畢生飲恨起今宵。(表)智仙被重繫略誘成姦。
無法抵抗。一朝失足。飲恨終天。至深夜二時。始返三合街家中。一宵無話。正是狗肺狠
 心梟獍性摧殘婦女記今朝

第七折 受脅

(王智仙上唱)一輪紅日照紗窗。倦眼模糊春夢長。鸚鵡無知
 頻喚起。如何今日懶梳妝。儂是懶洋洋。轉輾嬌無力。只因爲昨
 宵曾去會高唐。撫躬自問增慚愧。他日如何對影光。他待儂
 多少恩情如膠漆。從無厲色把和氣傷。相莊鴻案方七載。

誰人不羨好鴛鴦。到今朝自投羅網留污點。自覺顛頭沒主張。所以是思潮起伏良心現。猛回頭斬斷情根忙起牀。那時候驚聽鐘聲鳴入下。倉皇整理到學堂。(表)昨晚智仙回來。已三更時分。精神疲倦。倒下即睡。但到矇矓半醒。不覺已紅日滿窗。倦眼惺忪。思潮起伏。回思往事。惶慚交加。雖非處女破貞。亦是婦人失節。况影光以至誠相待。從無反目。七年伉儷。鴛鴦常溫。今以影光遠出之時。行此苟且無恥之事。反躬自省。能無愧死。於是愈思愈憤。覺滿腔熱淚。湧現而來。繼思偶然遇暴。祇得自嗟不幸。此後當益自奮勉。力圖進取。以冀圖報於萬一。而減輕已然之罪戾。當亦為神明所默許也。思至此。乃憬然而起。盥洗既畢。仍挾書包入學。詎知將屆散學時。接到王重繁自旅館中相招之電話。惡魔纏繞。真難擺脫。智仙聽罷。長嘆一聲。唉。

(唱) 昨宵隱事已含羞。今日豈能續舊游。一誤不容有再誤。留些道德減閒愁。儂差你保持溫重留厚福。莫效紈袴入下流。儂差你振作精神為世用。卜他年高車肥馬與輕裘。儂差你莫為婦人傷陰隲。男兒立志要封侯。儂差你大家守祕無多

事。總算是露水姻緣願已酬。儂望你快把情絲來斬斷。莫自爲牢自作囚。豈是天下原多美貌女。何必將儂苦追求。

(王重繁唱)重繁聽罷多懊惱。把萬種柔情一律收。呀。賀仙呀。你是

生就嬌容無與匹。聰明伶俐更溫柔。天生麗質毋自棄。與爾同消萬古愁。我爲你滴盡相思無窮淚。深宵寂寞獨凝眸。

我爲你千方百計圖良晤。花間一影作良媒。我爲你常住中西

旅館裏。迢迢長夜孰與儔。我爲你不想封侯留此地。管什麼滔

滔宦海任沉浮。但望你卽移玉趾來相會。重綦離衷上畫樓。

(評唱)賀仙是今朝一定不再去。重繁是堅持到底不干休。

(重繁唱)你一言來我一語。言來語去趣味稠。你爲魚兒我

爲餌。只怕魚兒不上鉤。所以是改變方針來威脅。你若不來

我也不苛求。昨宵事。記得否。莫怪我逢人便說惹事由。要我守

祕須卽到。不來定當你仇讎。(表)智仙聽罷。本不擬去。但王已聲明。如不應命前往。卽將其醜事宣揚。智仙受此要脅。進退維谷。下課之後。未及返家。卽赴旅館。滿擬與重繁詳細解釋。各以道德人格爲重。至則又爲重繁禁錮終宵。再度姦宿。直至明日清晨。始放智仙歸去。正是鐵蹄之下無抵抗。含悲忍淚獨低頭。

第八折 反省

(王智仙上唱)萬箭鑽心欲斷魂。未乾曉露濕衣襟。儂家是 イ 子 行來心志下。抬頭不敢望家門。自思自想自嘆息。薄命如儂自造成。儂不是充女之徒。欣韓壽。偷香私贈療懷春。儂不是文君新寡無聊賴。琴聲挑動學私奔。只因爲學識未充。自討苦孽緣。先種儂薄倖人。昨宵薄倖惟儂曉。明珠一再墮紅塵。並且是一夜未歸怎樣說。恐婆婆一定。要問分明。並且是兩兒

一夜無娘伴。慚愧儂家作母親。所以是心如搗意如焚。淚珠如雨落紛紛。(白)呀。儂已到此地步。哭亦何用。須得想一法子。交代婆親才是。

(唱)所以是今朝回到家園裏。必定要施些妙計去慰親心。讓儂來停一停。清一清。口是心非去誦誦人。(白)儂家有一個極好的同學。姓賈。名墨荷。與儂是手帕之交。平日過從甚密。她家離此不遠。讓儂先到她家。打個尖兒。再定辦法。

(唱)急急行來輕扣門。心旌搖曳似游神。(表)智仙乃折向賈家而來。扣門入內。告知來意。央懇墨荷伴送回家。並謊稱在其家中打牌。因此未返。旋因晨寒戰慄。更借夾衣一襲。以禦寒氣。蓋智仙昨日於放學後。逕赴中西旅館。時身上尚衣紗衫也。(賈墨荷上唱)清晨聞得門剝啄。不知何處到佳賓。忙下樓。到客廳。繞迴廊。過天井。雙扉啓處。不是陌生人。墨荷一見。懷驚訝。今日如何早起身。但見她形容憔悴非昔比。心如不定。

意不甯。莫不是夫妻反目發脾氣。暫且一避嚇夫君。莫不是婆媳偶然有意見。嬌瞋一怒起紛紜。莫不是她家闖下了彌天禍。所以是舉止踉蹌話不成。

(評唱)四目相看無一語。頓然彼此冷冰冰。

(智仙唱)智仙想到爲難處。含淚盈眶把來意陳。說道是昨宵有事留外寓。事前並未稟婆親。深恐回家遭詰責。故而要奉託一言去轉稟明。請你說昨宵住在我家裏。打牌消遣到三更。後來覺得時間晚。不便回家涉遠程。並求借儂衣一襲。晨寒衫骨苦難禁。並求伴儂同回去。免得他們有疑心。

(墨荷唱)墨荷聽罷連聲諾。攜手同行倍有情。(表)墨荷允智仙之請。伴同返家。將昨宵留其打牌。夜深不及趕回之意。謊告周母。周母亦信以爲真。未加深究。墨荷以責任已盡。乃辭別歸家。智仙卽入廚下作早膳。時晨曦清朗。鳥語宜人。一種平旦

清明之氣。沁入心脾。周母則抱愛孫蹀躞中庭。教以學語。悠然自得。老而彌增。惟智仙睹此少長幽閉之情景。轉思昨晚倒鳳顛鸞之醜態。爲良心所驅使。油然而萌愧恨之心苗。忽然態度失常。動作越軌。口中喃喃不絕。在切肉時刀聲振振。響徹屋瓦。周母察其有異。乃入廚監視。智仙竟向周母云。「余恨不能以此刀自刎而死。」周母驟聞此逆耳之言。不勝奇特。乃謂「汝何至如此。縱一宵出外不歸。亦人之所常有。影光定不追問。老身亦不加究。詰兩孫漸長。汝夫婦感情甚厚。何遽出此不祥之語。重傷余心。汝不必爲此戚戚也。」言時甚悲。

(周太太唱)滿腹疑團打不開。昨宵何事不歸來。既然友好家中宿。何苦揚言如此哀。(自)媳婦今晨由其同學相伴回來。神情如昔。現正在廚下作餐。不知感覺到何種刺激。爲此咬牙切齒。怨死憎生。好不傷感我也。

(唱)無端萬念頓成灰。忽現畸形太不該。七載而今常溫順。失規還算第一番。莫不是昨宵受了冤枉氣。困苦酸辛并一堆。莫不是打牌消遣負重債。衷心惶惑自傷財。莫不是深恐影光來追問。橫遭詰責怕坍台。莫不是娘家有了傷心事。水

火兵荒遭大災。我爲婆的平日待人常和霽。今朝實在費疑猜。悶葫蘆何日可打開。(自)媳婦同來早餐罷。一宵未回。沒有什麼關係。小孫要索乳啦。快出來啊。正是羞惡之心人皆有。可憐早已受冤枉。

第九折 夢游

(表)智仙自被良心所激動後。恍惚若有所失。雖經周母解釋。惟精神上大不自在。然爲避免耳目計。仍挾書入學。散課後。逕返家中。爲兩兒洗澡畢。卽乳哺令睡。已而倚牀默坐。黯然魂銷。聽蛙鼓聲。蛩音唧唧。兩兒甜蜜之鼾聲。與壁間滴滴不停之時計。如相唱和。孤燈瘦影。萬念俱灰。五內沸騰。心旌不繫。乃啓篋出箋。濡筆書成四絕。

(王智仙唱)「其一」記否花間小立時。狂蜂有毒未曾知。一朝失足恨千古。鴛牒枉盟織錦詩。「其二」頻頻熱淚染紅箋。祇爲聰明墮九淵。恨海未填精衛去。前塵影事渺如烟。「其三」無

端平地起風波。世事茫茫感慨多。難洗愁痕留污點。深宵
 獨自喚奈何。『其四』兩兒白皙似晶瑩。好夢真酣莫震驚。預
 卜他年騰萬里。鵬搏或許證前程。(表)四詩題就悲憤填膺。回顧雛兒
 晶瑩似雪。不禁盈盈欲涕。以時已深夜。乃解衣就寢。矇矓間忽與影光並轡遊春。時新雨初
 晴。溪山如畫。馬蹄得得。兩腋生風。賦桃夭之什。詠玉臺之詩。鸚鵡鸚鵡。神仙不啻。覩四圍山
 色。競鬥眉尖。聽一曲泉聲。蕩清心地。行行重行行。見前面青山疊疊。排闥入簾。遠寺鐘聲。隱
 然可接。乃相將下馬。拴轡道旁。遂循山麓鳥道。扶掖而登。小草迎人。春風拂袖。花香鳥語。俗
 慮全消。旋進一古剎。步高樓。品茗小憩。暫息征塵。見中懸一聯。有『樓觀滄海日。門對大江
 潮』之句。

〔唱〕春郊試馬倍情濃。遠望青嵐聳碧空。新雨初晴山色
 麗。雲流天外有無中。他們是馬蹄得得垂鞭去。朗日和風暖
 氣融。但見那柳絲拂面迎游客。蝶戀花香醉碧叢。共慶良緣

天作合。唱隨之樂樂無窮。甜蜜語快心胸。我孟光你梁鴻。
 我今跨鳳你乘龍。何況是風和日暖精神足。共策進行步高
 峯。但見那紆迴曲折羊腸道。只是古寺門前繫玉驄。相將攜
 手循途進。古木參天百尺松。崗巒起伏無涯際。巍巍古剎
 白雲封。隱隱鐘聲風送過。屐痕遍印識游蹤。過山腰見茅
 簷。有幾個苦行頭陀在修煉中。再向前行進古寺佛門清淨
 四時同。竟那彌勒菩薩眯眯笑。馬是焚香膜拜表尊崇。穿
 過迴廊繞過殿。曲曲灣灣路路通。互相扶掖造極頂。不啻是
 立馬河山第一峯。智仙正昂首欲窮千里目。冷不防翻身變了
 個倒栽葱。墮入深淵跳不出。開眼何能別西東。但覺得魂飛
 天外無憑藉。審抬頭東方紅日已滿房中。層層冷汗羅衫濕。
 黃梁一夢樂未終。(白)原來是一夢呀。這夢可不是好結果啊。(表)智仙正在

夢游得意。登峯造極之時。詎料偶然不慎。失足下墮深淵而醒。時已紅日滿窗。兒啼索乳。然則智仙之真夢。正不知何日醒也。正是 一夢南柯空快樂。眼前景物已全非。

第十折 歸程

(周影光上唱) 僕僕風塵自笑癡。歸期早報細君知。一程行過一程近。心切鄉思轉覺遲。(自) 小生奉廳長之命。視察膠東各縣教育。現在任務已畢。可即打點返家。與老母賢妻。暢敘天倫之樂。(表) 原來影光作事勤敏。確得上輩之重用。而影光之對智仙。亦與尋常夫婦有別。輕語溫存。體貼入微。即出巡之期。彼此之函件往還。無日或間。當影光整理行裝時。見智仙在五日前。所發之家書。情話纏綿。躍然紙上。且附最近照片一幀。表示隨伴左右之深意。影光得此。實慰客衷。故在火車上。已緬想其妻。必在車站。靚妝迎迓。至見面時。將如何表現愛情。互傾積悃。轉恨車輪之旋轉。遲慢。吳夢想

不到失戀之痛苦。已迫近眉睫。人生若夢。良可慨也。

(唱)奔走勞勞遍四方。勤劬朝夕慰高堂。身肩重任毋疏忽。烈烈轟轟去。做一場。現在是膠東一帶巡迴畢。暫回寓邸卸輕裝。旅途寂寞翻書篋。詩書筆記滿行囊。最有趣重讀家書溫舊夢。迴環曲折字生香。濤箋燦爛呈五色。輕語溫馨滋味長。她是知我旅居多清冷。一幀笑影伴他鄉。若然是探得何時歸家里。靚妝親迓在車站旁。一種深情忘不得。天真爛漫不平常。(表)影光在車中。除看過過眼雲煙。復啓行篋。翻閱平日智仙寄來之家書。逐一重讀。以消長日。每至一往情深時。不覺欣然色喜。此中愉快。不言可知。又檢得最近肖影一幀。微滴起處。嫵媚動人。旅中得此。深慰寂寥。時智仙亦已探得歸期。因思往時影光回家。每次余必親赴車站迎接。今日豈能例外。雖余因意志薄弱。遭人蹂躪。然咎由自取。何可逃避。左思右想。莫衷一是。蓋去迎則必須強作歡笑。語不由衷。益增良心上之隱痛。不

迎則情理上當然所弗許。心煩意亂，更失常態。往日之一往情深，今日則盡付流水。噬臍莫及。悔不當初，可恨車輪不息，轉瞬將來，去迎與否。在此一霎那間，應即取決之。遂強起出門，忽逕赴中西旅館，與重繁相晤，告以「影光今晚回來，擬前往車站迎迓。特先來君處告知君意云何，余未決焉。」重繁聞言，不加可否。智仙亦默然良久，遂出而獨赴膠濟車站，守候片時。忽汽笛一聲，逐車而至。影光亦於人羣紛擾之中，緩步下車。其目光全注視於迎候之人。行未數步，瞥見智仙倩影，遠望之。亭亭玉立，風度宜人，乃即搶步趨前，與之握手。詎料其妻遽然將手縮回，表示拒絕。影光不勝驚愕，遂於電燈之下，注視其面，覺較從前消瘦，而面部之表情，亦不如往日之活潑懇摯，更覺駭極。乃曼聲慰問曰：「病乎？」智仙微搖其首。

〔王智仙唱〕盼君多日夢魂忙。今日相逢喜欲狂。雖非久別也愁悶。所以是腰肢瘦損像螳螂。玉容久不爲郎飾。所以是電燈底下面皮黃。並且是顛倒晨昏相思苦。懶洋洋無力去梳妝。我非拒絕君握手。只因爲夜深覺得指尖涼。深恐驚君故縮手。

並非有意假裝腔。請君切莫多疑慮。身體原來仍健康。(表

智仙被影光一問。祇得拉攏虛語。搪塞過去。然在影光。果難信其言之真確。斷定其妻諱
 昌有疾。(影白光)余衣單衣。尚汗流不已。汝覺手涼。非病而何。余出門未久。何汝忽清瘦若
 此。况數天前接到最近之肖影。仍是風鬢霧鬢。體態鮮妍。默憶家書。亦不見離愁怨語。何丰
 神之銳減。態度之變易。有若是之速。真令我大惑不解。

(影光唱)影光聽罷意徬徨。難尋端倪費思量。小別無多常
 態變。女兒心事太荒唐。決不會相思夢寐腰肢瘦。決不會無郎
 居處面皮黃。決不會深宵風露禁不起。仲夏如何十指涼。我
 着單衣猶出汗。卿如無病卽反常。卽使指涼也可握。何況是
 夫妻相見更無妨。其中必有奧妙在。何必諱言自深藏。賢
 妻呀。你是我甜情蜜意的好伴侶。莫因細故自心傷。你是我朝夕
 相陪的閨房友。無言不道可話端詳。你是我平生第一個知

己者。早欣地久與天長。賢嗟呀。你莫自傷心。莫自伐。快樂的家庭。你不可忘。(表)影光見智仙縮手不握。態度反常。並言無病。心實疑之。且時當仲夏。若非有病。決無手指生涼之理。若果有病。亦決不能親赴車站而來迎迓。疑團莫釋。姑置勿論。乃相將步出車站。遂分乘街車。返三合街寓所。正是希奇古怪無頭緒。語無倫次更荒唐。

第十一折 泣訴

(表)影光在歸家途中。懸揣今日智仙之舉動。大有莫名其妙之處。旋覺腹飢。乃謂妻曰。『余腹內甚飢。』智仙答以『到家時再說。』比抵家。影光先至老母前問安。而後歸寢室。仍稱餓不止。智仙謂『時間過晚。不便再做飯餐。汝向外間購食可也。』繼稱『汝長途跋涉。諒必勞頓。可先就枕少待。余爲汝去取洗脚湯來。』前言後語。倫次全無。行止慌張。神情沮喪。影光懷疑之心。油然而起。及轉視兩子。亦瘦損多多。乃向妻詰問。智仙答稱『因會考在即。未暇顧及兩子。』影光仍不之信。堅謂『決不致此。必有他故。』智仙聞言。態度驟異。而

影光驚駭之餘，更轉詰不已。智仙無奈，囁嚅而言曰：「儂對不起你。」影光更不解其意之所指。窮究嚴詰，益不肯休。此時之智仙，竟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苦。乃不顧一切，驟然趨跪牀下，緊抱影光兩腿，放聲大哭。

(王智仙唱) 阿呀。夫君呀。儂對不起你了。面無人色。月無光。哭倒影光兩腿旁。萬語千言。從何處起。望夫君憐儂薄命。要大包荒。儂是生小讀書明廉恥。常聞古訓識綱常。自從與你諧白首。七載唱隨比孟梁。從無半句齟齬語。美滿家庭願已償。夫君呀。儂不是楊花水性。隨風轉。待儂仔細稟端詳。那一日。君因視察膠東去。重繁是藉。故來家引逗忙。他說道。兵工廠裏有一缺。若然卿去最相當。儂思職業總須要。所以是親赴中西去。細細商阿呀。夫君呀。儂對不起你了。詎料他獸心人面。如蛇蝎。蜜語甜言。字字香。(插) 香是香。勿落哉。) 儂因識淺。被淆惑。不知不覺吃迷湯。

(表)影光聽到這裏。已目瞪口呆。神氣全無。智仙亦泣不成聲。心如刀割。影光的面色。已潔白如雪。智仙則一壁哭。一壁繼續向影光申訴。

(唱)禁閉房中難自主。途窮日暮遇豺狼。進無妙計退無策。一無抵抗去會高唐。夫君呀。僕真對不起你了。僕非有意喪名節。僕非有意昧天良。僕非不顧家風敗。未開言已斷肝腸。到後來驚心花影移牆外。忙雇街車逃避慌。回來未報君姑曉。輾轉終宵獨自傷。(表)影光愈聽愈氣。全身神經麻木。如渥冷水。他想想不。到暫時小別。釀成大禍。半由智仙之毫無見識。自投羅網。半由重繁之喪心病狂。不顧道德。掠人之妻。破人之節。而妨害我美滿之家庭。此事如何是好。唉。開門揖盜。咎由自取。大錯鑄成。我復何說。

(周影光唱)暴雨狂風冷不防。半生幸福未收藏。不是祖宗不積德。而今世道太荒唐。衣冠禽獸隨處有。可憐何地見。

網常。教人呀。你是曾讀詩書。曾習禮。不應該一時麻醉似癡狂。憑你良心如何說。洗不淨閒人閒話在街坊。今朝是大錯鑄成終天恨。有何面目見爹娘。

(智仙唱) 智仙聽罷神更亂。哀哀長跪對銀牀。(表) 智仙自嘆木已成舟。無法解脫。倒不如盡情宣佈。以冀影光之或能曲諒。而予以救濟。

(唱) 阿呀。夫君呀。僕真對不起你了啊。自從那晚遭蹂躪。明朝仍舊進學堂。爲因避免人言計。故而是依然脂粉等平常。那知道一天容易流光速。電話頻招記夕陽。僕是不願再去的嘞。一誤豈能再誤。僕是擺定方針不肯去。(插) (恐怕你來不及了。) 他說道。你不來。也不妨。我可將昨宵祕戲盡宣揚。來與不來卿作主。望卿仔細自商量。那時候僕愁腸百轉如打結。進退兩難沒主張。可憐僕鐵蹄之下難振作。欲蓋彌彰全弄僵。任憑他終宵蹂躪無人道。恨

不得當場一死報影光。因無勇氣仍回轉。墨荷家裏去借衣裳。婆親却未深深責。自認良心早死亡。(表)影光聽到此際。真如萬把鋼刀。鑽心挖肺。欲哭無淚。欲問無言。夫妻相對默然。室內空氣。頓告冷肅。影光見其妻長跪牀前。兩子橫臥榻內。追想當年與妻結婚之時。生子之時。攜手出遊之時。闔房唱和之時。一幕幕影像。悉在腦海中。條起條滅。激刺之深。不可言喻。

(影光唱)禍福無門人自召。艱難如我倍淒涼。昊天不問人間事。秋月春華夢一場。(白)我周影光平日待人。自知忠厚。前朝游散街頭。途遇舊同事王重繁。因係舊時相識。邀來小坐。孰知他寡廉鮮恥。人面獸心。覓色起淫。佔人妻室。真狗彘不食。我與智仙。結婚七載。從無絲毫意見相左。回想結婚典禮之莊嚴隆重。模範夫妻之榮譽頭銜。兩子聰敏。晶瑩如雪。老母亦康健安樂。抱孫以娛晚景。不圖橫逆之來。起於眉睫。打破美滿之家庭。墜入阿鼻之地獄。傷哉。傷哉。敏人呀。你如何對得起我呢。(表)影光在寂寞空氣之中。思潮起伏。神態失常。終以刺激過深。熱血衝動。因而暈倒。竟然不省

人事矣。正是綱紀全無倫教滅。汝南從此敗家風。

第十二折 出走

〔表〕智仙被影光窮詰。知事難再隱。遂盡情宣佈。以冀影光之容或曲諒。而予以救濟。奈影光聽罷泣訴。因愛妻之深。故痛心益劇。有如晴天霹靂。自空而降。內心如搗。神志昏迷。遂暈倒牀上。人事不省。智仙見其夫悲憤之劇烈。一時亦無法解勸。繼見兩兒。猶酣眠未醒。乃起立趨至幼子榻前。抱而乳之。一面默察乃夫之狀態。見其猶昏迷不醒。深恐釀成意外之大禍。遂將手中幼子。棄於地上。即自出走。既不顧乃夫之爲伊昏絕。更不念兩子之失母無依。忍心害理。天道何存。豈伊真不暇顧及耶。

〔王智仙唱〕見夫暈倒大驚惶。顛倒如斯冷不防。儂尙何顏留此地。不如一走再商量。回顧乳兒猶夢寐。那知道頓時立刻

要。不見娘。為娘的不是忍心拋撇你。急來無計實心傷。阿呀。兒呀。僕娘是。枉勞顧覆為汝母。有始無終醜名揚。現在是。時間緊迫難久戀。末了兒還給你一口嘗兒呀。你多吃一口防飢餓。天明聞不到奶花香。你娘是出於無奈遭人棄。顧不得閒人閒話說短長。(表)母之愛子。人人所同。智仙在出走之前。猶抱幼子。給以最後之一哺。忽憤火中燒。將子拋地。拔關而去。影光昏厥移時。漸漸蘇復。耳聞幼子啼甚悲。乃強起省視。則見其子橫臥地上。妻已不知去向。當在院中廚下遍覓無着。繼見大門洞開。始知已拔關而走。當時影光恐其一時羞憤。出而自殺。遂急出外尋覓。先至三合街北口。沿正覺寺大街。轉向東訪問。後又折而向西。至山水溝橋上。向值崗警察詢問。據稱半小時前。有一女子竚立橋頭。徘徊甚久。似在候人者。繼即乘街車而去。影光急問那女子狀態。崗警答道。

(崗警唱)那女子是兩鬢蓬鬆體態柔。月光照徹面憂愁獨行踽踽無一伴。看地是急急忙忙常掉頭。短袖旗袍深綠色。如行

遠道氣咻咻。細察她雙眉深鎖多愁悶。徘徊道左像等良儔。繼因久候無人到。遂雇街車去山水溝。

(周影光唱)影光聽罷多躊躇。趕快回頭向母親謀。(白)據崗警之言。可見敏人確已出走。並在山水溝橋上。站立良久。莫非想投河自殺。大約見崗警在旁。未遂其志。乃雇街車。然則此一去也。又不知趕往何處去尋死路。我不過因她見識淺薄。一再受愚。深恐其沉淪不救。故而略責數語。豈料她見我昏厥。不施救治。乘我無知。將幼子拋地。不顧一切。竟然出走。潑辣野心。不可救藥矣。此去若果覓死。却反增我一重罪疚。閨房私事。外界原無人知。不將謂我虐待致死耶。若不自殺。則必奔走他方。永無歸宿。貽害我一生名譽。亦非同小可。七年恩愛。一旦捐除。人生不幸。至斯極矣。(表)影光愈想愈悶。乃盡回寓所。轉叩其母。母初尚隱忍。繼見影光情急。始盡吐顛末。然與重繁之肉體關係。果亦未之知也。影光本純孝天成。及聞母語。更加悲愴於懷。又恐重傷老母之心。乃謂「敏人雖走。明日必自行返家。」母恐智仙發生意。外仍令影光出外尋覓。當夜影光復遍地訪查。總思她與重繁會經苟且。或在中西旅館暫避。亦未可知。遂即雇車。趕至該旅館。向茶房探問。茶房答道。

(茶房唱) 爲名爲利住行臺。近者悅而遠者來。一年四季憑客便。有錢就可把房間開。紅男綠女踵相接。記不清女貌與郎才。(表) 影光四處找尋。全無下落。繼至中西旅館。又受茶房揶揄。命舛時艱。言之可嘆。只得下心低首。長揖再問。茶房察其來意真誠。亦一變其態度。乃代爲轉詢同儕。始知今晚十二時。有一開長房間之旅客。名王重繁者。曾偕一女友他去。不知君所欲找尋之女子。是否即與王君同去者。影光急問。『該女子之服裝如何。』茶房回答是。

(唱) 自嘆常爲僕役身。朝朝看厭去來人。有的是假宿一宵便他去。圖名圖利逐風塵。有的是。挈眷同來遊勝境。情侶雙雙形影親。那王重繁是住在此間已三月。原無眷屬伴晨昏。前幾天忽來一個如花女。春山眉黛淨無塵。兩情繾綣竟如夫婦。不知是何家閨女效私奔。一連兩夜情蜜蜜。不知爲雨抑爲雲。今朝是重來此地神惚促。額際平添幾縷鬢。(表) 影光聽到

此時斷定是其妻室無疑。所幸尚在人間。且有下落。在痛苦中略覺安慰。所以言談狀態亦漸漸和緩。乃問以「現在是否就在房中。待我找她回家。」茶房繼續告訴。

(唱)她是來到此間無片刻。相將攜手出房門。無多行李隨身帶。皮鞋依舊着高跟。

(表)影光聽罷。知已雙雙偕遁。頓時萬念俱灰。竟萌死志。遂急奔回家中。暫且按下不提。正是神昏顛倒心潦亂。活在人間也覺羞。

第十二折 問卜

(表)王智仙拋夫棄子。夤夜出走。奔至山水溝。雇街車逕投中西旅館。將經過情形告知重繁。兩相計議。惟有偕逃。暫避耳目。所以將輕輦物件。隨身攜帶。實行鴻飛冥冥。另謀歸宿。二人出中西旅館後。徬徨道左。莫定行蹤。仰見明月當頭。行雲片片。涼風送襟。習習生寒。各嘆

相逢之潦倒。各憐身世之坎坷。此去茫茫。雲山疊疊。轉覺天地宇宙之際。雖廣大無比。然欲覓一藏身之所。却無一處可以稱意者。且行且止。趨趨者再。過通惠橋畔。更覺行人稀少。冷露襲人。智仙步行乏力。不勝遠足。回憶當初。汗如雨下。乃與重繁停步。斜倚橋欄。對月自嘆道：「唉。重繁呀。儂好恨啊。薄命的智仙。到了這般田地。還想什麼呢。」

(王智仙唱) 唉。夜氣空濛。月色籠。倚欄淒絕。怨東風。儂是怕聽。汨汨流水響。心與行雲一樣同。嘆儂家第一傷心無見識。爲何自去入樊籠。不知輕重真鹵莽。畢生幸福一場空。嘆儂家第二傷心花園裏。花間一誤。在有無中。尋常酬應原無礙。那知道一笑相逢。在萬綠叢。嘆儂家第三傷心是謀事急。未加攷慮太昏蒙。早識今宵滋味苦。當時何必望成功。嘆儂家第四傷心在旅館裏。行爲苟且自卑躬。全無計劃來避免。自入牢籠。要薄命終。嘆儂家第五傷心在車站上。不應覲面怒。

冲冲金甌一缺難再補。往事如烟盡變空。嘆儂家第六傷心在家庭裏。自增罪孽一重重。影光暈倒兒墮地。家翻宅亂累祖宗。嘆儂家第七傷心是出走。鴛鴦折散鸞鏡封。現在是一無歸宿似離羣鳥。仰天長嘆淚珠濃。嘆儂家第八傷心是無眼力。有眼無珠腹內空。從此後尙有何人來憐惜。可憐身世要類飄蓬。阿呀。智仙呀智仙。儂是四肢無力身體軟。衣單袖薄怯寒風。倒不如趁此深宵來結果。隨波流入水晶宮。（表）智仙自憐身世。對月長嘆。回首前塵。竟然一夢。此後飄萍飛絮。正不知流落何方。與其偷活人間。不如一死來得乾淨。回顧重繁。亦似醉似醒。如入昏迷狀態。智仙擬乘其不備。一躍以了孽緣。遂躡足趨至橋心。憑欄下視。人影在水。明月當頭。水流汨汨。心悸怦怦。正欲舉足踰欄。竟個乾淨。忽有一賣鹹水花生米者。沿街叫喊而至。高轆無聲之際。其音更覺清脆。智仙正在求死之時。驟聞此聲。只覺沉寂之空氣。悉被衝破。死念遂因之而停頓。重繁亦如夢初醒。見智仙

舉動失常。急上前暈之。智仙不答。惟淚下而已。(重繁白)呀。智仙。你莫自苦。人生不如意事。常什九八。遭逢化儻。時或有之。祇須努力向前。打破難關。不慮無安樂之地。你莫自苦呀。

(王重繁唱) 鰥生生小自多情。自見芳容意倍傾。歷盡艱危到此日。好容易同舟共濟渡迷津。你莫自傷添疾病。共謀良策好安身。自尋短見真不必。弱者的行爲未足論。我與你既然愛好成夫婦。那能中道兩離分。雖則是眼前景象真悲慘。但希望日後風光常遇春。(自)智仙呀。你看前邊十字街頭。一燈如豆。莫非是個問卜處麼。我倆姑向前行。問個吉凶。再定方法。(表)兩人遲徊橋畔。進退維谷。長吁短歎。莫知所適。勿見十字街頭。有一測字攤。正在無聊之際。乃前往問卜。卜者見顧客降臨。忻然迎接。重繁遂取二字與之。卜者啓閱。見第一字爲「醉」。第二字爲「筆」。乃詢何用。重繁慌忙僞說「家有口角。我倆憤而出走。問投宿何方。最爲妥當。」卜者未加思索。即握管答道。(卜者唱) 醉字分開爲酉卒。酉加頭脚有尊親。若加三點成

酒字。酒能亂性易傷神。卒字中間分明寫。同心還有兩個
人。兩人同心簽十字。十字街頭悟前身。(表)重繁本在如醉如癡之
際。聞卜者言。不覺暗自稱奇。且所立之處。適爲十字街。豈真前生註定耶。卜者又道。

(唱) 慈竹蔭濃愛護深。堂前个个淚紛紛。竹本虛心如君
子。不過是此竹原來未生根。聿字竟然半個律。恐怕是難逃法
律。要到公庭。眼前無計能避免。斷難一躍出紅塵。(表)重繁聽
罷。快快不樂。回顧智仙。亦緘口不作一語。付資既畢。再向前行。時月已轉杓。人跡更少。兩人
且行且嘆。止於道旁之屏水棚。斜依屏斗。靜待天明。智仙謂「如此全無目標之奔走。徒被
人家譏笑。一無意義。不如直截了當。明定辦法。竟然由儂正式與影光提出離婚條件。以清
手續。如再因循。必至債事。」重繁至此。亦覺所遇難堪。當然贊同其說。於是互相討論進行
步驟。以圖圓滿。此最後之孽緣。時東方已作魚肚色。飛鳥出林。鷄犬逐道。乃急整衣出棚。
(智仙唱) 一關渡過一關來。眼前到處是難關。身不由主無

方向。如萍浪跡到這般。儂是自尋苦惱自絕路。自家辜負這好容顏。此後光陰定難過。冤比那天天越嶺又爬山。若然是影光許儂分鸞鏡。儂亦傷心慘不歡。七載恩情付流水。聰明自誤巧轉灣。若然是影光不許分鸞鏡。儂亦何能強劈開。不過是重溫舊夢無面目。敢望明珠合浦還。想影光一種溫情真體貼。平地風波總不該。真所謂打落門牙朝肚裏嚥。傷心祇爲玉門關。(表) 智仙且行且想。低頭不語。重繁則因幻想進行離婚之勝利有趣。故此時反增興奮。謂智仙曰。『卿弗多愁。我共卿逕往兵工廠。面見廠長。進行離婚手續。何懼影光不允。卿毋猶豫而徒傷悲啊。』二人談談說說。逕向兵工廠而去。正是袖裏乾坤難分曉。人生到此復何言。

第十四折 自殺

(表) 影光在中西旅館。得智仙與重繁偕遁之確息後。頓時萬念俱灰。死意已決。人生到此。夫復何言。遂急急奔回家中。自尋死路。

(周影光上唱) 惡耗驚傳痛切膚。敏人心地太模糊。離鄉背井從人去。剩下區區作鰥夫。人亡家破爲世詬。慘絕塵寰曠代無。上有老母誰奉侍。下有啞啞兩小雛。七年爲我周家婦。竟然貽害到無辜。影光呀。你欲全名譽須早計。生死關頭及早圖。阿呀。我不要活了。我不願。活在人間貽笑柄。故吾怎肯變今吾。半世人生當牠虛度過。噬臍莫及悔蹉跎。我不願受人糟塌和指摘。茫茫情海起風波。來日大難可逆料。脫却紅塵爽快多。行行已進家門。裏欲求爽快把電流通。(表) 影光心中決定尋死。奔回家中。擬以電燈保險機過電自殺。進門之後。卽拉電線緊纏遍體。詎意正在舉手按上電流之際。突聞內室老母痛子之啜泣。與兩兒待哺之嬌啼。聲聲衝入耳鼓。頓感母老子幼。來日責任正重。此時尚非死時。卽將手縮回。幸轉念得快。沒闖大禍。

(唱) 影光正在把電流過。一心要想去見閻羅。死別生離都嘗遍。臨終不念阿彌陀。身纏電線似籐繞。手按電流意模糊。正欲扳機把電氣引。驚聽得房中老母哭咽嗚。兩兒一夜無乳吃。哀哀啼哭慘聲多。影光呀。你到了最後的一霎那了。你再想一想。唉。生不逢辰無可奈。今朝真個到窮途。娘親爲我多憔悴。淚眼模糊燈影孤。養兒防老自古說。何況是娘親早寡髮已皤。全在我晨昏侍奉承色笑。一朝永訣又如何。(自) 影光呀。你還是不要死呀。敏人雖出走他方。但是於我亦沒有多大關係。大丈夫何患無妻。她既不顧恩愛。我亦何必爲她犧牲。白送了自己的性命。反受人家說我沒勇氣。沒用的弱者。况且老母年高。觀此逆境。定要不久人世。到了那時候。那麼兩個小孩。依靠何人扶養。唉。我決不做無謂的犧牲。來自暴自棄。自折人家。起來罷。

(唱) 所以是忙鬆電線忙爬起。幸虧那時間短促未嗚呼。起來

先到娘房裏。但見娘親淚如麻。急忙勸母母悲泣。孩兒早已有良圖。(周太太白)阿呀。兒啊。智仙已無端出走。你又終宵出外不歸。累我年邁傷心。那得不哭。你聽哪。兩個小孩兒。哭了大半夜。到現在還沒有奶汁喫。唉。

(周太太唱)媳婦呀。你太忍心了啊。我是當你女兒來看待。從無儼然一君姑。你竟忍心離我走。不知廉恥去逐登徒。我明白你受人播弄鑽圈套。却為何甘心墮落作賤奴。我明白你一時冒昧忘陷阱。却為何連朝迷戀不能蘇。忍聽兩兒呱呱哭。悲慘聲中把阿娘呼。(白)兒呀。你亦莫太自苦。智仙這種忍心害理的舉動。那裏還有人看

得起她。任她便了。好在你安然回家。余心滋慰。但是兩個小孩。要餓壞了。怎樣辦呢。(表)影光以智仙如此走法。各方手續。均未辦妥。日後定多枝節。乃與其母商酌。急拍電報致其岳父。略謂「敝人病危。速來料理後事。」寥寥數語。不告細情。一面去延請律師鄒鳳。商榷離婚手續。蓋影光實係真正愛護智仙者。縱已棄己而另戀他人。只要她能得到快樂。則自

身雖犧牲至如何地步。亦所不計。鄒律師以周王平日感情。既如此甜蜜。今忽一旦破裂。甚至出走。而影光尚體貼備至。希望其能得到快樂。誠有可解不可解之處。此亦離婚案件中之別開生面者。因勸影光從長考慮。審慎從事。影光回家後。見母已爲雇得乳媪。兩兒得飽。心中少慰。而周母昨夜因在悲泣。神志頹喪。尚不知影光會一度自殺。今日見堂中電線縱橫。始知有異。乃囑影光。切勿妄萌短見。重傷親心。影光含淚告母云。

(影光唱) 母親聽稟。無端平地起風波。累得母親淚痕多。孩兒是
昨宵刺激真太劇。幾乎短見去會閻羅。並且是欲全屍體在
家庭裏。電流一震當南柯。正欲拔機求解脫。忽思母老子
猶雛。(表) 周母聽到此時。兩手顫動。熱淚又涔涔而下。急謂影光曰。

(周太太唱) 苦命的孩兒呀。你原來。昨宵早已萌短見。我真昏聩太糊塗。
但曉得我兒出外尋媳婦。那知道。自尋苦惱在認鄧都。幸而
聽到娘兒哭。救你重生喚你蘇。兒呀。好險呀。我是養你成人到
這麼大。須知鞠育受恩多。莫因刺激自戕賊。累我娘親淚

眼枯。(白)影兒呀。你要三思。你要自愛。你要曉得爲娘的苦啊。(表)影光聽得傷心。祇勸母勿悲。曰。此後孩兒當自知珍重。不再冒昧輕生。請娘親放心可也。正是
 淚眼觀流淚眼。阿彌陀對阿彌陀。
 流

第十五折 奇遇

(表)王重繁與王智仙。夤夜出走。歧路待徨。問卜求全。莫非敷衍勾當。終宵飲泣。情等牛衣况味。智仙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深歎生不逢辰。相見恨晚。今者事既如此。木已成舟。徒事啼噓。於事何補。智仙究屬女流。既遭辱身之垢。復蒙私奔之名。彼之寃死。果其宜也。然一死亦不足以蔽其罪。故祇得隨重繁之意。志厚顏相向。重繁亦硬着頭皮。不顧一切。所以約同智仙。逕往兵工廠。擬面見廠長。辦理離婚手續。以圖一勞永逸之計。智仙無奈。忍氣同來。
 (王重繁唱)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朝害得兩情癡。姻緣或許

前生定。祇爲棋差一着輸。害我們畏首畏尾身無幾。害我們如醉如狂不自持。害我們顛沛流離無歸宿。害我們進退兩難費躊躇。(插) (哈哈。誰來害你們呢。可笑可笑。真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了。)

(王智仙唱) 唉。重繁呀。儂不怨天來不怨地。傷心恨煞再來時。不是名花偏墮溷。也隨飛絮伴游絲。游絲搖曳止何處。秋水長天雁不知。本來是從一而終爲女子。不應該自脫纏繩向外馳。今朝隨你到廠裏去。有何面目自陳辭。(插) (正要問你啊。)

(重繁唱) 智仙呀。事到臨頭莫膽怯。生來不幸死嫌遲。到今朝惟有大家鼓勇氣。出頭露面去別雄雌。(插) (哈哈。倒也是個辦法。)

(智仙唱) 唉。苦命的智仙啊。儂是居於斯而長於斯。朝朝勤讀學師資。那知道師資未就名先裂。永無資格去爲人師。想到那公庭對簿更難受。貽笑尊親。要淚如絲。(表) 二人且行且語。逕向兵工廠

而來。那知事有凌巧。影光自發電致其岳父後，與鄒律師商議離婚手續。鄒律師勸其須慎重考慮。毋草率從事。影光深然其說。繼思敏人雖與重繁偕逃。然為時僅一日餘。決不至遠走高飛。且重繁在兵工廠內。敲牌頭。領乾棒。雖無實職。但其平日行為。及其所走去向。廠中人員。或得分曉。不如先去問個明白。再作計較。乃獨往兵工廠。探詢王重繁蹤跡。至則廠中人謂：「王於四五日前出廠。迄未返職。」乃擬進見廠長呂守憲。據傳達員稱已下班。影光入手無從。正在悵僚徘徊之際。忽見王重繁正攜其妻王智仙緩步而來。三人覷面。事出意外。各有其表情。各有其心理。記者無生花之妙筆。難以形容。讀者祇須閉目一思。在腦海中即可想像得之。（影光白）賢妻。久違了。連日在何處遊覽。清興如何。

（周影光唱）賢妻呀。你那天。乘人之厄向外走。不知何處去藏身。夜行多露全忘却。忍心似你肯兩離分。啊呀。我是二天不見你賢妻。面跋涉風霜四處尋。含悲忍淚慰母氏。兩兒啼泣當未聞。我是心如搗。意如焚。背母曾經一斷魂。自知自殺要遭人笑。撇開邪念整精神。並且要留此頭顱為好漢。掃盡么

魔救衆生。又想那身體髮膚父母養。豈可毀傷滅自身。今朝是
天假良緣重相遇。墜歡重拾却堪珍。我勸你同我回家撫兒
輩。莫自蹉跎作賤人。我勸你摒除妄念歸清正。仍侍堂前奉
母親。我勸你及早回頭登善岸。須知道苦海無邊易沉淪。我勸你
斬斷情絲留美德。莫甘自棄墮紅塵。敏人呀。你好比白璧偶而
蒙塵穢。既往之愆我不咎卿。(表)影光之待智仙確實異乎尋常。因愛之
深。故不咎其既往。尚以善言。勸其回心轉意。重温舊夢。何圖智仙執迷不悟。自甘墮落。良堪
嘆惜。影光如此苦口婆心。尚不能轉移其放僻之邪念。而求自之路。忍心哉智仙。

(智仙唱)忍將往事去重提。巫峽雲深路已迷。儂本是心如古
井無波浪。爲謀出路纔去把頭低。雖則是棋差一着悔未晚。不
過是狂瀾難挽日已西。儂與君七年恩愛前生定。不能夠多加一
日做夫妻。(表)影光聞得此言。頓如冷水澆頭。胸懷冰雪。默念道。「唉。不料敏人是

這一流的人物。平日我待她。我愛她。我體貼她。我保護她。我……她一切的一切。我全完是朦朧在鼓中。被她愚弄。今日雖恍如夢醒。却已大受其荼毒了啊。」回顧重繁。則神情似昨。並無畏縮與羞澀之狀態。影光至此。乃知事之不可挽救。遂決計進行離婚手續。以了此一重公案。可憐其心碎矣。

(影光唱) 天下本無不散筵。月如無恨月常圓。雲迷洞口痰迷竅。茫茫岐路竟爲情遷。敏人呀。你不隨我去原無礙。但願你愛情專一。到萬斯年。我本無才能慰汝。但願你自尋佳耦。去相夫賢。夫妻雖是同命鳥。大難來時各有天。分飛勞燕到處有。大解脫何必苦糾纏。不過是夫妻名份須銷去。莫待他年遺恨填。同我進城辦理去。莫多留戀莫遲延。(表)影光自決定離婚後。擬邀其妻入城。至律師處正式辦理離婚手續。以求澈底解決。詎知重繁在旁。嚴密監視。兩眼炯炯。目無餘子。傲氣凌人。不可一世。真是狐假虎威。忘却本來面目。

(重繁唱) 莫多嘍舌莫多言。各有喜歡各有緣。今日相逢總

算巧。速將手續辦齊全。尊夫人伶俐聰明多見識。懷才不遇恨懸懸。我欲留她登衽席。大施抱負姓名鮮。不過是你要進城辦理去。礙難同意莫相纏。此間也可開談判。切莫遲疑多變遷。(表) 影光見重繁態度強硬。知非對手。且事到臨頭。方寸已亂。見他不願進城。亦難相強。祇得就廠中試行談判。未卜結果如何。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韶光易老恨蹉跎。

第十六折 離婚

(表) 影光被重繁智仙。拒絕進城辦理離婚手續。此時智仙忽對影光云。『僕離君。正所以慰君。請勿誤會。』影光答曰。『余良心甚為不安。卿等既不願進城。那麼到廠內解決亦可。』三人同意之後。乃由重繁相引至庶務室。見該廠庶務王舒香。詳述過去頭末情由。並申

明欲假廠內辦理離婚手續。舒香即謂「重繁不應行此苟且無恥之事。既傷友誼。尤墮道德。爲今之計。還勸你們作速和解。以免張人耳目。貽笑社會。」

(王舒香唱) 雲本無心出岫游。在山泉水自清幽。桃根桃葉休依戀。露水姻緣總是浮。你們是風雨鷄鳴曾翦燭。故人情重誼同舟。那能夠佔人妻室爲己有。道德淪亡我亦羞滔滔。天下多美女。何必要奪人之愛去強追求。各修邊幅各尊重。各爭人格各施謀。我勸你懸崖勒馬未爲晚。大家及早自回頭。須知道人言到處最可畏。莫再因循自入囚。我勸你大家和息言歸好。眼底烟雲一筆收。(表)王舒香本係一忠厚誠樸之人。在廠任事。已有多年。人均以好好先生稱之。今見此情狀。大不直重繁之所爲。尙欲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竭盡人事。力挽狂瀾。故毅然撇開情感。以正義相勸。婆心苦口。的是不夙。奈此時之影光。因已備嘗痛苦。刺激之深。可想而知。非不願樂從舒香之勸。實亦有覆水難收之慨。至於重繁。更欲顯出其硬幹態度。對於舒香之忠告。非特不聽。竟嗤之以鼻。耳邊風過。態度依然。

智仙則似風擺殘荷。垂頭無語。人生到此。興趣全無矣。影光乃謂舒香曰：「尊意雖好。然余等事成僵局。已無挽回之勢。況已成爲法律問題。惟有從速解決。以清手續。」並回顧智仙曰：「我已沒有別的期望了。」

（周影光唱）敏人哪。我無福與卿同偕老。七年當做一黃梁。緣短緣長姑不論。滿腔情緒暗心傷。我今朝並無怨語來奉贈。但願你未改弦易轍重相莊。過去韶華等流水。未來歲月定溫香。希望你無始有終常恩愛。應記取前車已覆後車防。只要始終能愛你。嫁鷄嫁狗本無妨。今朝是脫離羈絆昂翔去。等於那衝開地獄見天堂。我縱爲你犧牲盡好事成全願已償。我希望你結得新歡能勝我。預欣地久與天長。恭祝你一生快樂無嫌隙。恭祝你兩心相印莫相忘。前途正有光明處。祝你前途大放光。（白）敏人啊。現在你要離開我了。我也並不留戀。祇希望你始終愛你。

那我縱然爲你而全家犧牲。亦所不計。祇要你離我之後。能得着更勝於我的丈夫。祝你一切快樂。前途光明吧。(表)影光說畢。即提筆直書一離婚書。文云「余與王智仙女士結婚業已七年。生有二子。夫妻感情。異常融洽。悠悠七年之間。仍同初戀景况。不幸月前。當余因公出差之際。智仙心理。忽生變化。以致生活之理解不同。竟與余友王重繁君公然同居。余固篤信藝術生活者。知其二人之結合。係另有生活途徑。余因愛智仙之篤。故忍受痛苦。犧牲一切。毅然與智仙離婚。以從其所願。余更不忍以法律之手續。使其二人陷於法紀。余自信余之人格。決不食言。並祝其二人前途幸福。毋負余之至意。恐口無憑。特立此離婚書爲證。周影光親筆。」寫就。交與智仙收執。並令智仙還書一紙。智仙提筆後。頓覺手不應心。心不由主。連易五紙。終於不能成書。

(王智仙唱) 情天孽海兩茫茫。意亂心慌淚成行。早知今日難消受。當初何必自打牆。到今朝授人以柄難自拔。如何解。決作收場。儂不懂兩手顫顫無腕力。纖纖十指慕生涼。平日裏寫字作書真便利。今朝是頭昏腦漲不成章。一連調換五張

紙張張夾膩大弄僵。儂本是未經場面心膽怯。離婚書更屬不擅長。自出娘胎未見過。好教儂輾轉曲折九回腸。(白)儂今日的神經不對了。兩手顫動。握筆不能成字。這……如何是好。(表)重繁在旁見此情狀。即謂智仙曰：「看你怎麼竟這樣的不用了。我替你寫吧。」言已。遂代智仙捉筆。但重繁雖是強硬。自命多才。今處此境。亦不覺手顫而不克自制矣。經過許久時候。纔勉強擬成一稿。文曰：「王智仙過去與周影光會正式結婚。後以生活理解之各異。感情日趨下乘。精神上雙方均覺難於維繫。現正式與影光脫離夫妻關係。男婚女嫁。各自聽便。恐口無憑。特親自簽名為證。二十四年×月×日王智仙簽。王重繁代書。」寫畢。由智仙簽名後。遞與影光收執。其時室內儼如法庭。王重繁喜形於色。表現勝訴者之態度。周影光悲惱萬分。是敗訴者之情景。王智仙左顧舊愛。右盼新歡。週旋於兩夫之間。大有啼笑皆非之慨。王舒香觀此情形。不平之色。現于眉宇。

(舒香唱)畸形手續辦離婚。兩紙休書筆法新。既無家長來作證。不清不楚斷婚姻。此間是兵工廠裏的庶務室。莫當她裁

判婚姻的特別庭。既然佳耦成怨耦。莫道無情尙有情。兩紙休書可不作數。差你們仔細考慮別重輕。重繁呀。你佔人之妻奪人母。忍看孤影幾伶仃。公誼私情都不顧。但知一往見情深。莫道我腦筋陳腐多憂慮。誤盡蒼生是摩登。(表)智仙聽舒香一番議論。覺得句句懇切。字字珠璣。默想過未。竊窺新歡舊愛。覺得左支右絀。進退兩難。突然之間。良心發現。忽大哭失聲。向影光云。「儂回開封如何。」影光答以「不營。」重繁對智仙說「你不能回開封啦。」此時王舒香實已忍無可忍。乃大聲曰。「回開封。那才是你的光明生路。」原來王智仙本是開封人。乃北倉女子中學之高材生。尙是竟歸故鄉。則兩無瓜葛。情絲斬斷。或可補救於萬一。舒香之意。確是不差。惜乎智仙不能澈底悔悟。而重繁又不願使其成行也。至於此種離婚書。果無異城下之盟。周影光所書者。內容等於宣示王智仙及王重繁之罪狀。誠生面之別開者。而王智仙所具者。又係森天王重繁代筆。僅由王智仙簽字。亦屬離奇別致。空前未有。如斯之證據文字。恐在法律上未必有效。嗟乎。碧海青天。風濤險惡。他日船傾桅折。果意中事也。惜重繁與智仙。不肯及早猛醒。脫離

督井。卒至難以自拔。對簿公庭。實爲不值耳。正是塵封鸞鏡難圓滿。分飛勞燕各西東。

第十七折 慰問

(表)重繁等在庶務室內之舉動。雖無旁人參與。然此種特殊舉動。誠屬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是以牆邊窗外。竊聽私窺者。大有人在。嗚嗚私議。個個驚奇。認爲重繁的卑鄙。智仙的乖戾。影光的忠厚。各有其不可描摹之情狀。有的是讚影光的態度從容。有的說影光是懦弱無能。有的代影光大抱不平。擬飽重繁以老拳。一洩數小時屏息之悶氣。時有一外勤茶役張某。亦雜於人叢中。從頭至尾。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忽而唏噓。忽而流淚。於沉默狀態之中。若隱然重有憂者。人感不解其故。詢之。則更泣不能仰。於是羣移彼等窺探重繁之目光。轉而悉向張茶役注視。張茶役含淚答稱。

(茶役張某唱) 自嘆生涯類轉篷。年來命運不亨通。妻離子

散成孤獨。往事追思樣樣空。我今朝無端覩此畸形事。淚滿
雙眸。憤滿胸。想那世間多少離奇事。竟然有千里迢迢一樣同。
(白) 唉。諸君呀。我現雖在此間服役。過去的傷心史。你們一定不知道的。我來了這幾年。亦從未向誰談過。但是到了更深夜靜。偶然想及。必定淚濕衾枕。懊惱無窮。諸君呀。我今日見了這麼一回的舉動。却勾起了前塵影事。真令我傷心。諸君不信。聽我說個詳細。

(唱) 我是行年十四。爹見背。方及成丁。娘命終。伶仃孤苦。誰
依靠。幸虧那姑母情深。養育功。既無叔伯鮮兄弟。一枝殘燭
戰東風。好容易茹苦含辛。到成立。替我成家繼祖宗。所以是爲
娶彭城金氏女。并曰親操甘苦同。三年不到麟兒降。慚愧
區區作阿翁。青年作父仔肩重。小小家庭和氣充。只因爲怙
恃。早失無倚靠。所以是男勤女儉。效梁鴻。不圖那橫禍飛來。真
莫測。表兄引誘入樊籠。乘我病中圓好夢。無邊風月在想
像。中人面獸心到處有。害得我家翻宅亂計全窮。乘我病中

離故土。杳如黃鶴去長空。姑母驚奇兒啼笑。病中愁悶藥無功。好容易傲天之幸。沉疴起。不過是人去琴留別恨重。諸君呀。我姑母是有口難分心隱痛。我是雪上加霜路已窮。自古道表字當頭天曉得。如疏如近易通風。因此上姑母無顏親誼絕。孩兒無乳一病終。妻離子別親嘗遍。半生潦倒似可憐蟲。今朝是觸景感懷縈舊夢。悲傷恍惚與前同。所以是憑空引起傷心事。淚眼模糊意志蒙。(表)大家聽了這茶役的一段傷心史。方知他亦是受着婚姻的壓迫。變成孤單獨自的一個可憐人。所以大家都安慰他。勸他重聯婚事。再組家庭。但是那茶役對於這事。本已覺得事過境遷。漸漸淡忘。不料今天所見的這一幕。恰巧勾起他從前的傷心慘史。因此你談我說。人聲嘈雜。引動了裏邊廠長的注意。就傳喚那茶役進內問話。(廠長白)你在外邊爲何啼啼哭哭。引了許多人來觀看。究竟有什麼冤枉。你快說來我聽。(表)那茶役聽了廠長的命令。就恭恭敬敬地仔細稟陳。

(唱)從來奇事最難料。求廠長莫責奴才舉動瘋。奴才是身遭顛沛無伸訴。仰依蔭蔽卜窮通。本來是不見同情不落淚。今朝是無端巧遇一孤鴻。(表)那茶役正預備嚕嚕嚕。講個明白。廠長亦認爲還值得一聽。促其快說。那時庶務室裏的王舒香。聽得廠長傳喚僕役。當面問話。想必周影光的事情發覺了。雖則是他們來借我這裏辦理離婚手續。並不是我請他們來的。亦非是我替他們解決的。但而今廠長既已知道。還不如待我去見會會。當面將經過情由。告訴一番。就匆匆然跑出庶務室。逕向廠長處而來。衆人看見王庶務長進來。大家就將目光移轉。廠長見了舒香。也就起立招呼。於是那茶役的話頭。被他打斷了。舒香原來不知那茶役在報告他自身的苦楚。恐怕他胡亂稟陳。所以急急奔來。廠長見其形色倉皇。故而不復注意。那茶役的話。就與舒香攀談了。舒香將王重繁與周影光夫婦在庶務室內的舉動。告訴廠長。廠長大爲不然。並且重繁是他部下的屬員。膽敢在此青天白日之下。佔人妻室。不法已極。因想起自己會與周影光有一面之緣。何妨就請他進來談談。衆人聽得吩咐。卽往外招呼。影光於寫離婚書時。已是涕淚滂沱。此刻益覺窮途潦倒。惘僚無聊。聞廠長召。卽拭乾

眼淚。趨步進見。見面後。廠長敬重異常。安慰備至。並謂「王重繁這類職員。用不用原沒關係。祇爲他哥哥的面情。所以將就下來。當初重繁在何南擔任女子中學教員的時候。他哥哥就在此地廠裏當科長了。現在他做出這種不道德的行爲。誰能再要這種沒廉恥的職員呢。我總使你得到安慰就是了。」影光見廠長待遇之厚。用意之誠。因而感激莫名。但恐重繁一旦失業。必將更無辦法。乃懇廠長。「請勿撤王重繁之職。以免其受失業痛苦。」廠長答以「余已定辦法。你放心可也。」

(周影光唱)雲天高誼何濃厚。德施與人永不忘。我是自嗟命薄無窮憾。荷蒙優渥更心傷。廠長呀。你懲戒不端原是好。祇恐他驟然失業。要變淒涼。若果將其來撤職。他一對人的生活。要起恐慌。我請你大度包容成好事。任他們苟延殘喘去混一場。我們的城下之盟。休提論。別開生面本荒唐。(表)周影光到底是個忠厚人。他的妻子被人霸佔。還要替他們預計生活問題。真所謂仁至義盡。我想無論何人。一定要怪周影光太不中用。但是影光的心思。却極對不是這樣。他因爲督仙已與他結合。

而完成過家庭的。雖然智仙認爲不滿意。甚至於自願放棄了。但她的第二家庭總必須比第一家庭更圓滿些。纔可得到安慰。並且在離婚之前。影光會說過「祇要你離我之後。能得着更勝於我的丈夫。祝你一切快樂。前途光明」的話。所以他雖與智仙消滅了夫妻的名義。但仍希望她能得到以後的殘餘快樂。所以苦心孤詣。勉強斡旋。不過廠長因地位的關係。決不能祇顧情面。一再敷衍。遂毅然決然將王重繁撤職。藉挽頹風。而整綱紀。影光情知無可強求。祇得興辭道謝。廠長一再慰勉。勸以「努力前程。盡心教育。大丈夫何患無妻。既已脫離。亦不必代她顧慮了。」影光無奈。辭別而出。正是

戮破紙窗容易補
離人骨肉最心傷。

第十八折 逼婿

(表)周影光經兵工廠長之一番慰勉。益覺心地平和。乃興辭而別。步出廣庭。仰見桐蔭森森。蟬聲噤噤。夾道兩旁。悉種書帶草。青葱可愛。飄拂迎人。影光緩步庭除。默思既往。覺人

生遭遇。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

(周影光唱)眼前景物絕塵囂。搖曳蟬聲透碧霄。雖則是小草迎人如相慰。不過是無端飲恨悶難消。獨行踽踽無伴侶。回思往事忽如遙。想從前鶉鶉鶉鶉。如梁上燕。過去綢繆未易描。我還是回轉家門去伴老母。晨昏侍奉未可拋。(表)影光一路思量。已至二門庶務室前。時王重繁尙逗留室外。欲探聽消息如何。及見影光悠悠然來。反欲表示好感。擬趨前與之握手。影光睹狀。憤然作色曰：「你我友誼已斷。無再表示親近之餘地。」言訖。竟毅然不顧而行。及抵家。將所有經過情形。細稟老母。周母謂「事既如此。我們亦不必傷心。好在兩個小孩已有乳母。且余非龍鍾之輩。尙可爲汝操家。汝儘可放心出外。巡視各縣。須以公務責任爲重。勿因刺激而灰心。况汝正當年壯力強。此後光陰。決無痛苦。」母子談說一番。乃各返內室。擬略事休息。再進晚餐。影光走到自己房中。雖覺人去樓空。幸有兩兒在前。聊解寂寞。聽到啾啾學語。如呼阿娘。影光左顧孩提。右瞻自影。覺茫茫塵海之中。還是獨身爲妙。想今日之痛苦。雖非自作。然設若無此家庭。則必全無羈絆。所不安

於心者老母耳。思潮起落。就倚向沙發椅中休息。腦海裏正在盤旋既往未來之事。忽聞叩門聲甚急。司閽老蒼頭問明來人。乃智仙之父王佩鰲也。卽急開門延入。時影光已聞聲出接。拜見岳父。但見其來勢慌張。面無笑容。

(王佩鰲唱) 怨氣冲冲笑臉無。逕登樓上去看嬌奴。不覺一邊行。一邊呼。老眼昏花涕淚多。想我是膝前僅此一嬌女。何以不幸染沉疴。(表) 前日智仙出走後。影光因遍尋無着。不得已而會拍一電報至其岳父處。云「敏人病重勢危。」佩鰲接電後。卽匆促動身。來此一探病狀。豈知到了房中。非特不見病人。且亦看不出室內有病人的景象。回顧兩甥。均已雇有乳媪。不禁詫異。深慮其女。或已竟因急病身亡。然亦不見治喪之舉動。細察影光狀態。不特默默無言。且多戚容憂色。一個悶葫蘆。真是莫名其妙。乃正色向影光云。

(唱) 今朝這個悶葫蘆。據我看來蹊蹺多。電報傳來稱重病。害得我心驚肉跳在中途。到而今不見病人在病榻。捕風捉影等虛無。既無藥爐與茶竈。謊稱重病來嚇老夫。(白) 唉。賢

婿呀。你從實道來。免得我如五里霧中啊。

(唱)究竟是我的女兒何處去。切不可藏頭露尾作模糊。(表)

此時之影光實難堪已極。若遽然說出愛妻隨人遠去。則恐重傷老丈人之心。若欲掩飾報病之由。則更不知從何說起。繼思姑且以已送醫院為辭。然而又恐老丈人趕去探望。因此四目相視。不發一聲。久之。影光祇得請岳父就座。茶煙相敬。虛與委蛇。無奈佩發愛女心切。急欲究明真相。所以茶煙不受。怒氣沖沖。影光始尚敷衍。繼思他老丈人還不明白自己家教的不嚴。累余痛苦。弄到如此地步。余因顧念舊情。忍氣代為隱瞞。今觀斯狀。深覺忍無可忍。而且若再不申明原委。則余亦將無故受曲矣。

(影光唱)者番平地起風波。我娘親日夜悲啼淚眼枯。小婿原無違法處。祇因為家醜外揚感慨多。當初出了這離奇事。本來預備好收羅。不圖那一人傳十十傳百。弄得我人亡家破樂趣無。女人呀。我不忍多言傷情感。請看報載的一登徒。(表)

影光言訖。即將報紙呈閱。以冀真相大白。自脫干係。不料其岳父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竟然

怒髮衝冠。大肆咆哮。不怪己女之失檢。反責影光有虐待遠走嫌疑。並謂「余女於十七歲時適汝。早嫻閨訓。無忝婦職。七載以來。相安無事。豈有忽爾私奔出走之理。非被汝母子虐待。其誰信之。今既無人。余定當拚我老命。以爲我愛女伸雪。倘汝不將我女尋回。汝全家決難安枕。」言時老淚縱橫。聲容並壯。影光見此情狀。知難理論。且恐節外生枝。重多變故。乃即擬具書面。函向省主席韓青天報告。韓見狀。拍案大怒。謂「這種無恥的奴才。豈能容他在我轄境之內。逍遙自在。傷風敗俗。莫此爲甚。當今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人面獸心。隨地都是。而且王重繁與王智仙還是智識階級中份子。明知故犯。膽敢做出這種沒人格沒道德。沒廉恥的勾當。真氣壞我老夫也。」

（韓青天唱）他是人中敗類。廠中蠹。害羣之馬。罪難容。佔人妻女無廉恥。一定要從嚴懲辦。不放鬆。智識界中尙如此。遑論其他學未充。本主席是一片丹心來救世。民胞物與常掛胸。拯人水火濟人厄。不分老弱與蒙童。惟有那寡廉鮮恥的狗彘輩。投諸有北飽獅熊。澄清吏治我素願。豈肯輕輕當耳

邊風。(表)韓青天閱狀既畢。即打電話至兵工廠。向該廠呂廠長詢問王重繁下落。並着該廠長將重繁先行看管。再定辦法。呂廠長答以「重繁自出事後即離廠。現在尙難知其下落。」韓青天大不爲然。認爲如此罪惡昭彰之敗類。決不能任其逍遙法外。乃又問「他進廠之時。有否保人。倘有保人。着即將該保人看管。」呂答「保人雖有。惟不在此間。一時亦難拘到。」韓乃行文通緝王重繁。務期弋獲。歸案究辦。兵工廠長亦囑託屬員。留心重繁行蹤。而重繁等亦知風聲緊急。此間不能久留。祇可另覓棲身之所。暫避風頭。濟南地方。自此案發生後。社會轟動。桃色消息。傳遍稷門。各界對之。均極憤慨。咸主張澈底追究。以重法紀。女子師範校方面。以王智仙爲本校學生。且係已嫁而已有子之人。向不住校。其平日在外行爲何似。無從知悉。管教不嚴。雖由其家長負責。但此次所犯過失。情節重大。日後不堪爲人師表。故決議將其除名。以儆效尤。而勵末俗。正是

青天一怒網帶立。
氣蓋河山迥不同。

第十九折 逃亡

(表)王重繁與王智仙。聞得風聲吃緊。知非暫避不可。况既經韓青天下令通緝。更非避至較遠地帶。不足以掩人耳目。兩人相對。一籌莫展。不知茫茫塵海之中。何處是安樂土。親斷友絕。誰加援手。加以輿論之抨擊。人情之憤慨。更難出頭露面。搭船乘車。斗室商量。計無一定。若牛衣之對泣。圓駕夢令難成。事到臨頭。何處可抱佛脚。緣雖前定。却憐無地容身。智仙深感大錯鑄成。追悔莫及。古語有嫁雞屬雞。嫁狗隨狗之說。阿儂不幸。身罹其艱。嘆前途之渺茫。念來日之大難。益覺悲不自勝。情難自恕。想起家中老父。膝下嬌鶯。直覺心如刀割。身如火燒。重繁見其兩頰飛紅。已染桃花色彩。亦深知其痛心之處。然而無可如何矣。乃勉強慰之曰。「好男兒做事。祇曉得前進。不知退縮。一身做事。一身當。怕什麼危險。你既隨我。無論到海角天涯。有我在。包你無妨。你何必多愁啊。」

(王重繁唱)一身做事。一身當。莫多煩惱。莫驚慌。大丈夫能屈能伸。真好漢。何況是男兒。立志在四方。我是不畏強圉。能奮鬥。努力須爭萬丈光。你儘管放心。脫膽隨吾去。眼前侷促也無妨。(表)重繁自以為是忍痛做好。故而祇得硬撐場面。以博智仙歡心。但女子的心理。

比較男子容易軟化。智仙受了此番的刺激，已覺痛苦萬分。再要藏頭露尾，跋涉長途，真難忍受矣。

(王智仙唱) 阿呀。好苦呀。辜負青春廿二年。自甘淪落恨緜緜。往日裏不愁衣食不愁住。清閑瀟灑比神仙。或者是高歌一曲在花園裏。怡情養性得自然。有時候夕陽西下黃昏近。小立庭除別有天。倩影雙雙多韻事。人人羨煞並頭蓮。現在是若將往事重提起。轉覺得渺渺茫茫盡化煙。過去的韶華真可愛。如何一夢爲情遷。到今朝藏頭露尾心志恹。長夜漫漫日似年。雖則是離婚再醮隨處有。總覺得棄舊戀新意未專。隨他飄泊浮沉去。何地能容春水船。虛榮心害得我團團轉。東西南北任盤旋。羞能夠重見光明猶是可。只怕那永難自拔墮深淵。重繫呀。你須仔細考慮從長計。再遭磨折不連牽。(表)兩人商量遠避

之計。經過許多討論。始決定逃往青島。暫掩耳目。遂於深夜易服改裝。乘輪潛走。抵青後。卽投海濱旅舍住宿。改名爲何鵬程夫婦。聊息驚塵。所闢房間。適面對珠山之麓。岡巒起伏。寺宇參差。時屆新秋。遊人雜沓。兩人臨窗閑眺。高瞻遠矚。雖景物宜人。然失意者當之。總覺平淡無趣。繼見夕陽西下。飛鳥歸林。暮色蒼茫。人影散亂。智仙憑欄遙望。觀物思情。眼前景物。盡是傷心。離合悲歡。隨時湧現。重繁亦因連朝跋涉。疲乏異常。見智仙之悶悶不樂。大動其憐惜之心。爲問「腹飢否。神疲否。曷不隨意談談。稍解旅中寂寞。」智仙乃謂「此來原爲避人言論。掩人耳目起見。爲時恐非短促。而今此房面對珠山。游人如織。倘或被人瞥見。終於敗露。豈非自投羅網。况房金如此昂貴。實非久居之地。儂是深夜隻身出走。當然不帶銀錢。汝雖有預備。亦須節省開支。要知來日方長。決非數月之間。所可了結者。一旦途窮日暮。囊橐空虛。則更不可收拾。汝其慎之。」原來重繁平日對於經濟方面。本不甚充裕。無非硬撐場面。妄逞威風而已。茲聞智仙叮嚀。顧慮週詳。於是由愛化憐。由憐見厭。由厭生憎。倏忽轉念之間。亦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之慨。默忖不若趁此時機。和她談個明白。

(重繁唱) 人有家庭鳥有林。舊巢傾圮莫追尋。改途易轍兩

相願。從此後禍福同肩各當心。打破難關重立足。莫將志氣自消沉。我輩青年須奮鬥。(插)（噢。倒還奮鬥得麼。青年的奮鬥。是要從軌道上做去。方可出人頭地。個個欽佩。誰叫你佔人妻室。雙雙偕遁。弄到藏頭遮面。見不得人。這種奮鬥。我勸你莫再談了。你真是害人不淺的好貨呀。）須知道青年歲月比黃金。(插)（哈哈。自古道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就是爲你們這種臨時夫妻寫照了。既然曉得青年歲月。價等黃金。爲什麼做這種苟且無恥的行爲。難道這種行爲。價值與黃金相等嗎。豈非可笑。）留得青山柴不斷。好頭願硬幹到如今。你說道避人耳目。要挹那房間換。我亦同情極贊成。節省開支留後日。深謀遠慮實心欽。不過是我亦匆匆離故土。並無帶得幾多金。(表)智仙聞言。益覺垂頭喪氣。方知重繫亦不過是一副空場面。但事到如今。惟有加以規勸。共策安全矣。

(智仙唱) 唉。異鄉客地無親戚。怕只怕牀頭金盡。要嘆飄零。重繫呀。儂不提經濟你含渾。談到金錢便苦吟。要曉得舟行靠水。

花承露。人有錢財到處靈。一錢逼死英雄漢。古老相傳用意真。你必須未雨綢繆方活動。莫到臨時怨井深。(表)重繁細

味智仙語意的確極有道理。且自問所帶銀錢果屬有限。一旦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勢必圖窮七見。幸而智仙顧念及此。正中下懷。於是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即向智仙云。「余所帶之款實不足供五天十天之用。而所以不與卿提及者。恐重傷愛卿之心也。今既如此。願卿代爲劃策。免致他日捉襟見肘。貽笑於人。」智仙至此。亦惟有仰天長嘆。自嗟命薄。更恨重繁之既來誘同出走。而不預備充份之盤川。反教代爲劃策。其存心之險惡。已昭然若揭。惟自思女流之輩。平素深居簡出。對於外界。亦無特殊之情感。安有力量在經濟圈中活動。誠然棋差一着。全局盡輸。此後光陰。決不圓滿矣。乃謂重繁曰。「事雖如此。然必須有一相當計劃。以免臨渴掘井。」重繁老羞面皮道。「余來青島。此次亦爲第一遭。即有親朋故舊。寄寓此間。亦從何處去找尋。還望愛卿。本同舟共濟之念。爲我籌之。」智仙處此環境。早恨有眼無珠。歧途深入。但對於此後之生活。則決不能忽視。遂左思右想。以冀得一將伯之助。然早

鄉客地。舉目無親。安得仁人。前來援手。深宵不寐。轉側堪憐。但聞檻外濤聲。澎湃若擊。室內鐘聲滴滴。如助人之嘆息。正是異鄉客地無援手。旅况蕭條倍淒清。

第二十折 告貸

(玉簪仙上唱) 淒涼旅邸太蕭條。飛絮隨風到處飄。拋撇家鄉來此地。艱難事業一肩挑。苦苦伶仃弱質無依靠。悲只悲風露飽嘗減瘦腰。自尋煩惱憑誰訴。想不到左支右絀一團糟。虛榮心害我墮地獄。不知何日得升超。(泣自) 唉。你竟然老實不客氣。教僕去預備經濟。豈非笑話。僕是一個弱女子。被你誘惑。被你脅姦。隨你風餐露宿。你還認為不夠摧殘。更要將日後的生活問題。來壓迫我。你真太覺忍心了哇。(重繁白) 事實告訴我。們。只能進。不能退。况且古語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你不要頹喪。不要哭泣。把精神

損壞。倘然害了病。在異鄉客地。更加不可收拾。還是平心靜氣。看他什麼樣。便什麼樣。愛卿哪。眼前經濟的關係。是最要緊了。你還是快點轉這個念頭才好。(表)重寶真是一個糊塗蟲。智仙不提銀錢。他便自裝關老。提起了。他便要託其設法。想情度理。智仙是一定沒辦法的。豈料智仙因深恐山窮水盡。乃竟不顧一切。想出一條妙計來了。她含淚自笑道。「哈哈。儂亦顧不得許多了。祇好有路就走。」原來智仙在學校裏。已經有了相當的程度。雖因涉世未深。遭此不幸。然事到無可奈何之際。也會無中生有。想出不可思議的計策。來補助他們倆的生活。

(唱) 水盡山窮惡浪高。天涯寄跡太無聊。不思補救難生
活。何日舒眉把舊恨消。儂好比鳥入樊籠飛不出。儂好比蟻盤
鍋蓋熱難熬。儂好比小兒失乳空啼哭。儂好比誤入歧途再遇
斷橋。猛想起從前有個高陽友。聲名藉甚記垂髫。會聽得他
在此間港務局。爲人誠樸不奸刁。讓我來冒充廳長的外甥
女。汗顏前往去走一遭。和他說北來避暑開支大。預計歸程

要斷梢，可否暫時相扶助。歸還時日亦非遙。想他是顧念舊情定首肯。暫維現狀過幾朝。此行若能如我願。略擇門面免譏嘲。(自)僕在家時。會聽得父親常說有一位姓許的朋友。在此間港務局裏辦事。爲人非常誠樸。並且是張廳長一手提攜。我來冒充他的外甥女。去掉他一個槍花。不知道靈不靈。(表)智仙定了這計劃。便更衣整粧。在皮篋中檢得其同學卽張廳長外甥女之名片。藏諸懷中。乃出旅舍。雇街車。逕向港務局而來。及抵傳達室。卽投刺請見許科長。科長見片不禁茫然。果不識其爲何許人也。乃問傳達。傳達答云：「一極時髦之摩登女子也。」科長更覺詫異。繼思彼既特來求見。或有要公。乃命在應接室候見。科長與之會面後。仍不識其人。且亦從未有此人之影象在腦海中焉。(科長白)貴女士今日到此。有何見教。(智仙白)前月隨同家母來青避暑。本擬早日趨前。恭候起居。一因天氣酷熱。殊怕行動。一因行裝甫卸。路徑生疏。所以遵家母之命。未卽請見。後來家母舅那邊僕人。由濟到此。顧問及先生近狀。余等以尙未與先生謀面。故亦無從答覆。近日溽暑漸退。家母擬作歸計。家母舅亦深盼余等早日言旋。所以今日特來與先生告辭。並候與居。(表)許科長聽了智仙

一席閑話之後，真如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只聽得橫一個家母，豎一個家母舅。母舅儘管母舅，與人什麼相干。更不知所謂母舅者何人，姓甚名誰。不過看看她這樣摩登的一位小姐，又不好意思去衝撞她，祇得暫時忍氣。問她一個明白。（科長白）貴女士所談各節，非常心感。惟鄙人公務繁忙，且善健忘，不知貴女士的令母舅，是那一位。（智仙笑白）家母舅就是現任張廳長呀。（科長起立白）失敬之至。張廳長是我們山東資望最敷的一位前輩先生。原來就是女士的令母舅。鄙人亦係張廳長一手栽培的人，深知廳長待人寬和。處事週到。今獲親貴女士，益信舅家風範，畢竟不凡。令堂貴體，想必康健如恆。何日南旋，當親自前來恭送，並代招呼一切。望貴女士預先告知行期，以免鄙人疏失。（智仙白）豈敢豈敢。辱蒙見愛，銘感五中。家母亦因久客他鄉，每思故里，現擬略待秋涼，便作歸計。屆時自當前來辭別，決不敢有勞玉趾。不過現尚有一事奉商。（科長急白）有何見教。（智仙白）待僕道來。

（智仙唱）隨母來青避暑蒸，蒙君青眼感殷勤。僕只爲年輕未識春風面，隨侍高堂得耳聞。家母舅是一帆風順爲官好。

常加憐惜到外甥。這回避暑來青島。舅父舅娘一片情。他說道青島地方風景好。素稱水秀與山明。而且是氣候適宜人。文會山莊幽雅。午陰清。鳥語花清香淨地。天然圖畫獨垂名。所以是留連忘返。延日月。飽覽湖山夢寐縈。現在是秋高氣爽。無暑虐。可以整理定歸程。不過是尙有一言難陳。述欲歸無計不成行。(科長忙白) 啊。這是什麼緣故。請貴女士詳細告知。不必客氣。(智仙白) 真難爲情哪。

(唱)只因爲多貪舒適開支大。預計歸程囊不盈。不得已謹遵母命來拜謁。可否暫移二百金。爲期半月無差誤。備函郵匯卽奉呈。(科長白) 這些小事。何足掛齒。彼此既屬世交。敢不從命。但不知貴女士何日啓程。該款何時須要。(智仙白) 歸期雖未一定。然照家母意。大約距離不遠。臨行之前。再擬略辦此地著名土產。以便餽贈親友。若先生方便。可否交僕帶去。以安家母之心。

先生意下如何。(表)許科長爲人忠厚。不虞有詐。滿口應允。卽向會計處調取鈔幣二百元。點交王智仙。並託轉候其母。云「俟啓程時。當再前來恭送。」智仙目的已達。乃與辭而。出。仍雇街車。回旅舍去矣。許科長送客去後。回至辦公廳。與同事談及張廳長之外甥女。如何聰明。如何摩登。及如何來此借款等情。並述「俟他們返濟時。擬躬親送行。藉資討好。」同事中有較機警者。詢以「彼等假何處山莊避暑。」許科長竟瞠目不能答。但云「這。我却忘於問她。」同事又云。「余想既係張廳長之外甥女。且奉母來青避暑。決不會發生短少川資等情。若果不敷。則電匯郵遞。也都來得及。豈肯自現色相。與一從未謀面之人。開口借款。竊恐先生或受其愚矣。」許科長至此。亦自覺信任太深。且忘却問明地址。繼回想方才接談的影象。似非念秧者流。若竟具函告知張廳長。則恐反遭譴責。外甥小姐到青避暑。門下人代爲招待招待。也屬情理中事。祇得姑且靜待她幾日。好在爲數尚不過鉅。卽遇念秧。也還不礙耳。此時濟南青島等處。各報已在競載王智仙被兵工廠職員王重繁誘姦借逃。造成空前未有之桃色情變案。凡一般關心社會情態者。無不憤慨。不圖在此省府嚴令通緝之下。智仙竟尙敢現身說法。故弄玄虛。害己害人。罪惡滔天矣。正是

忠厚胸懷

無過慮。摩登面具別存心。

第二十一折 藏嬌

(王重繁上唱) 愁看白日堂堂去。心逐行雲片片飛。客地異鄉誰援手。荷枕零落落。花稀。(白)我帶了智仙來青躲避。最難解決的。就是生活問題。我本來不是富有之人。平日裏全靠著兵工廠的乾俸支持門面。這回的事。當然不在預算之內。我幾次爲着經濟問題。愁眉不展。智仙雖已與我結合。然總覺客氣。我怎能就談到這個呢。幸而她是很能體會人家。她倒先談起這個來。這可見她是一個極有邱壑的人。不過她在青島亦無熟人。今日出去。不知怎樣的去設法。這却不可思議了。唉。事實告訴我。現在已經大錯鑄成。此後的生命線。爲禍爲福。真不可逆料。唉。智仙。你到何處去了哪。(表)王重繁的假裝門面。已經完全拆穿。弄到這日暮途窮。要靠託一個弱女子去解決生活。真是無用之徒。現在一個人在旅館裏。想到以後的艱難。也覺毛骨悚然。未知智

仙在外調度有否眉目。正在無聊之際。忽聞革履聲。咚咚而來。重繁即起立迎之。（智仙白）今天是險極了。僕冒充了張廳長的外甥女。到港務局。面謁許科長。說得天花亂墜。他竟然全不疑惑。借給僕鈔幣二百元。（重繁白）卿真是一個多才多識的敏人。這二百元的錢鈔。竟若天外飛來。令人莫測。（智仙白）錢鈔雖然被僕騙到。但是過後一定要敗露。我們不可久居此地。還是想一處僻靜地方去住。人跡較稀。開支亦較省。這二百元。可以多維持幾個月。並且在這近水樓臺。風聲易露。恐多不利。我們還是改變一個方針罷。

（王智仙唱）爲人不可太聰明。利害之中要細細分。今朝是絕處逢生還有路。趕快些另尋巢窟避強秦。此地決非安樂土。豈能常作太平人。狡兔尚然有三窟。我們更加要留神。第一是風聲緊急偵騎佈。皇皇通令遍都城。近水樓臺先得月。莫被他重金延去作幕中賓。（插）（哈哈。不要自擇場面了。倘然捉將官裏去。立刻變成階下囚了。什麼幕中賓。這福氣恐不是你倆享得的了。逃得遠些。倒是一法啊。）第二是海濱旅館規模大。長安不易久棲身。况是人來人

往多於鯽。漏洩春光易找尋。倒不如另尋一個藏身處。舒舒服服度晨昏。從此後另謀生計求生路。刻苦耐勞再做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爲人只要把氣來爭。任何艱難須苦守。能勤能儉不憂貧。重繁呀。儂想卽日成行爲妥當。免人注目誤終身。（重繁白）卿意極是。我們再找一個偏僻些的地方。但是何處是好呢。（智仙白）儂想最低限度。終要離開山東轄境。那末知道這事件的人少了。注意我們的人也少了。最希望能租到一個小小屋子。省吃儉用。安度鄉村生活。儂在這裏整理行裝。你從速計劃起來。

（重繁唱）智仙呀。你的深謀遠慮真欽佩。與我存心一樣同。自古道良禽擇木棲能穩。心地乖靈別具聰。我也覺得此地實非留戀地。一定要喬裝改扮出山東。但希望一帆風順無阻礙。無人曉舌去通風。（白）我們在路上的稱呼。也要預先考慮一下。免得臨時弄僵。（智

仙白)大家年齡相若。就顛倒以姊弟相呼罷。(重繁白)不錯呀。

(唱)姊弟稱呼最妥當。安安穩穩出牢籠。蒼然有人問到何處去。可以說到申投考。把學業攻。舟車跋涉須仔細。莫露倉皇要從容。但希望一路平安無災晦。最怕是騎牛撞見親家公。(表)兩人計議已定。遂即算清棧賬。夤夜動身。搭輪逕赴上海。途中戰戰兢兢。不敢出頭露面。深恐被人窺破秘密。因為平津各報。近更覺得他倆的小照。披露報端。並將所有經過的情形。完全宣佈。風聲愈加吃緊。好容易微天之福。並未露出破綻。果然逃出山東。潛來上海。登岸後。即雇汽車。逕往名利客棧。闢一斗室。蟄伏其中。兩日夜不越雷池一步。每日工作。除在報紙上探看消息。及計議到何處棲身外。吃飯睡覺而已。惟時當暑末天氣。燥熱非常。斗室之中。實不能久住。且恐感冒暑濕。更難收拾。乃於第三日。即搭滬寧火車。逕赴首都。改道至南京迤北之六合縣。暫且在小客棧投宿一宵。預備明日另覓房屋。重築新巢。當晚無話。次晨起身後。乃相偕出門。欲尋一藏嬌之地。走遍街衢。全無眉目。原來內地風氣與外埠不同。所有住宅。均係自己居住。外客則極少來此寄居。至於機關人員。在該縣辦事者。

則由當地人士預爲稅賃。故而居家之戶。卽有餘屋。亦無召租字條黏貼門外也。重警等調行城市。竟未能如願。殊覺悵悵。時已近午。路見一飯館。乃入內果腹。重警白：「此間地方甚好。一准可以居住。惜乎找不着房屋。倒也沒有辦法。」智仙白：「你可不必性急。我們初到此間。人地生疏。這個城市。也不算小。一定可以找到相當的所在。此刻姑且吃了飯再說。」（表）那時候飯店裏堂倌。已經聽得他倆的談話。似乎知道他們要在城裏稅賃房屋。暫作寄寓。便自獻殷勤。而乘機進言焉。

（堂倌某甲唱）**敝鄉偏僻人敦厚。民俗溫和與古同。小院高樓隨處有。房金不貴合來通。**（白）聞得兩位貴客。贊成此地。欲居住數月。可要一所適當的房屋嗎。（王王驚白）你怎麼知道。（堂倌白）方才聞得的。兩位若果有意。此地隔壁。就有一座很雅潔的房屋。是從前楊翰林的遺產。他的子孫。均在京中擔任要職。攜眷而行。所以這所房屋是空起來了。祇留幾個僕人。看守着門戶。他們是有財產的人家。不在乎房金。祇要是身家清白。不是爲非作歹之人。他們就都願意出借。並且屋中陳設。一應俱全。我看你們兩位如果要的。不妨用罷了飯。由我來領過去參觀一下。（表）

兩人聽罷，覺得這個堂倌倒很乖巧。（智仙白）我們本來要房屋，現在有了這機會，真是天假之緣，巧極了。我們就去看一看再說。（表）兩人餐畢，便由該堂倌領導過去。（堂倌白）這裏就是楊翰林的住宅了。我來引導兩位隨我進來。

（評唱）大門黑漆獸環銅，八字牆分氣象雄。六扇屏門塗白漆，兩旁銜甲染朱紅。進門卽有蒼頭在，面似棗皮背似弓。笑容滿面來相問，知道是欲借數椽托旅蹤。蒼頭接引忙指點，他說是弘農門第舊家風。太史是一生謹慎爲官好，所以是子孫昌盛譽聲隆。你看他手植庭前兩桂樹，枝繁葉茂鬱葱葱。拾級登堂廳事廣，四知堂二字氣如虹。藏金箋對分左右墨彩鮮明筆力工，上聯是累世承家多舊德，下聯是傳賢繼代有清風。中間一幅名人畫，古色古香署張熊。兩旁都是先賢筆，火氣全無舊氣濃。還見那後庭花木森森植，茅亭兩座列

西東。佈置井然無俗氣。塵囂絕跡快心胸。走過中庭來後院。精楹小舍更玲瓏。

（表）他倆走到後院。見有精楹小舍五間。清靜幽雅。塵

囂不至。意欲問蒼頭。就在這裏借一間。（重繁白）這裏肯借住否。（蒼頭白）這五間精

舍。是家老太爺在日時退休之所。那中間一間。所懸的肖像。就是我家楊太史的遺容。東首

西間。是藏書之所。封閉不開。祇有西首第四間。遇家少老爺回來時。作為小飲留賓之所。可

以暫借的。（智仙唱）這也好。不知要多少租金。

（楊府蒼頭白）客地異鄉來賞鑒。房舍隨意可通融。牀帳完全

兒案備。祇要先生信一封。（重繁白）如此甚妙。那末我們立一個租屋議據。各查憑信。你看如何。（蒼頭白）那倒不必。

（唱）我家向不談租稅。何必認真訂合同。祇要是尊姓大名

開示我。並無妨礙。去報東翁。（表）智仙聽罷。隨即取自來水筆。在日記簿

中撕下一頁紙來。寫上「屢逢時。秦可希。山東豫州人。為考察江浙兩省教育狀況來此。」

寫畢。蒼頭領去。隨即命小廝將行李等物搬進。並關照該堂官。承包客飯兩客。按時送到。預付飯金五元。加賞引導脚力一元。堂官之喜。不言可知。他倆將房間略事佈置。共欣避秦有地。竟得桃源。雖則黃連樹下彈琴。也算苦中得樂。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第二十二折 弋獲

(王重繁王智仙同上唱) 一番景物一番新。竟有桃源可避秦。(智仙唱) 但願金甌莫再缺。前後果本相陳。儂愛牠小小庭除風景好。秋來桐蔭蔽窗櫺。幽居清靜疑佛地。一天秋似一家春。儂愛牠重築新巢地位好。退休可比倦游人。與你雙雙成梁燕。牡丹花下願稱臣。(表) 他倆真所謂強福作福。逼誘成秦之輩。乃

逍遙自在。重築香巢。認爲從此可以安居無事。不知平津各報。自登載此空前未有之桃色情變案件後。各機關公務人員。均一致憤慨。雖經韓青天出示通緝。只因他倆鴻飛冥冥。無從弋獲。其後王智仙在青島。會一顯其騙局手段。即復消息沉寂。行蹤靡定。致一般關心此案者。頗多懸揣。有謂其已逃大連。或偕亡上海者。更有人謂王等已到南京。會投考女子師範。在京繼續求學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外界的空氣。實在已經惡劣到了極點。他倆還在懵懵懂懂。自得其樂。度着畸形的蜜月生涯。豈不可笑。豈不可憐。不過他倆自卜居於太史第楊府中後。一星期內。果然深居簡出。近隣方面。亦祇以爲楊家來了遠客。不甚注意。因楊家平日出門人多。對於本地人士。極少連絡。且六合地處偏僻。民風敦厚。不喜與聞外事。各人都謹樸自勵。安分守己。所以倘使他倆能耐心潛居。或可暫漏法網。不圖靜極思動。不耐安居。竟每在夕陽西下時。雙雙攜手。城市週游。忘却本來面目。時當暑末。居家人在傍晚時。大都出門納涼。見此一對摩登男女。咸相讚嘆。甚且驚爲天人。羨煞神仙眷屬。復因見其每日出游。知必係僑寓於此地者。未免羣相咨詢。亦有潛隨其後。戲探其行蹤者。三四日之間。住址早爲好事者探悉。然亦徒知其爲楊家之高親貴友。而無人注意及之。他倆從此益

形放浪。茶坊酒肆。時現芳蹤。闔城之人。雖已共羨爲摩登夫婦。實均未料其卽爲濟南桃色案中之主要罪犯也。一日。六合縣政府。在公共體育場。開民衆運動大會。重繁等聞此消息。興趣勃勃。(重繁白)從前我在濟南時候。對於各種集會。無不參加。自與卿發生關係後。東奔西走。行蹤靡定。現在托居此地。似較安閑。今日此間有民衆運動會。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我們可參加去。智仙呀。我想你對於這種遊戲。一定感覺到興趣。你去不去呢。(智仙白)儂在學校裏的時候。的確非常歡喜。對於運動方面。亦略有心得。你有心去參加。儂當然贊同。而且儂對於籃球技術。更覺嫻熟。我們去試一試看。(重繁白)我也歡喜籃球的。真是志同道合了。

(重繁唱)他鄉托足近三旬。小院風和桐蔭清。過去韶華姑莫管。近來學作葛天民。閑居終日無所事。小小家庭樂意真。塞翁失馬安非福。樂得清閑過一身。今朝是六合縣中多熱鬧。會開民運鬧紛紛。我與你蜷伏此間將匝月。今天同去作來賓。參加游藝也算尋常事。何況是業餘民衆顯精神。我與你

籃球聖手曾忝譽運動場中樹美名。今朝同往觀光去。看他那個作冠軍。(智仙白)也是好的。那末就和你同去罷。(表)他倆見獵心喜。又要不顧一切。毅然前往。城中路徑已熟。信步同行。未及半小時。已達目的地。(智仙白)前面就是運動場了。

(評唱)但聽得軍樂悠揚風送至。入山人海鬧洋洋。又見那黨旗國旗無其數。鮮明奪目吐毫光。進得場中巡一匝。規模宏大氣堂皇。男兒身手都健美。尙武精神國有光。田賽徑賽精神足。籃球排球不平常。他們是雜在人叢心已癢。擬將好手去獻一場。(表)凡有運動會的節目。都是預先排定的。若遇必要時。祇有在餘興節目內。可以加入助興。所以他倆逕往司令臺前。請求加入餘興。幸得允准。(司令白)請將尊姓大名。開明備考。並請言明欲表演何項運動。可預先在揭示牌上露佈。俾衆週知。(表)司令見他倆衣冠楚楚。且非本地人氏。能來加入餘興。當然歡迎。故竭誠以禮相待。重繁便將在青島海濱旅館內偽造的姓名。何鵬程夫婦字樣。開呈司令。即請加入籃

球比賽。興致之佳。不可言喻。直至夕陽西下。人影散亂。始賦歸與。一宵無話。惟以近來心神舒泰。忘其所以。從前之痛苦。已淡然忽之。故而開支方面。不知節省。交游方面。復逞闊綽。裘裘二百餘金。消耗殆盡矣。（智仙白）這幾天化費得太多了。以後可不能這樣。一旦牀頭金盡。露出馬脚。就要沒臉的呀。（重繁白）現在囊有餘資。尚可敷度。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朋友。堪稱平生知己。現在南京供職。待我飛函前往。告貸若干。先事預備。免至臨時偏促。（表）重繁乃即修書致友。飛遞首都。並堅囑其勿為外人道及。該書發出後。他倆正在靜待佳音。孰知日復一日。消息沉沉。不意該事竟被重繁的哥哥所聞。當即電知六合縣政府。請其先行扣留。縣府遂於是日晚間。將王重繁王智仙雙雙逮捕。歸案訊辦。所以種惡劣之因。決不能結良好之果。青年涉世。可不慎諸。可憐他倆不數日前。尚然興高彩烈。東遊西游。甚至參加運動。以冀大出風頭。不思騙得之金錢有限。揮霍之耗費無量。李入李出。又復形將竭涸。故技故智。惟有告貸乞憐。豈知惡貫滿盈。竟因此而自投法網。大理人情。原無二致也。當縣府派員前往拘捕時。他倆正因無聊。在寓中並坐小飲。（重繁白）我發出的那兩封信。已經四五天了。何以消息全無。我很覺得心神不寧。莫非失望感。倘然他們不答應來

救濟。我們一定又要大感生活上之困難了。(智仙白)現在還不要緊。暫時可以維持。再十天八天之後。倘無回音。那就要吃不住了。(重繁白)現在祇好不作多憂。我想蒼天決無絕人之路。還是大家痛快多飲一杯罷。

(重繁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無酒再商量。浮生苦夢卿知否。莫自頹唐莫自傷。(智仙白)話雖如此。但是生活逼來。真有很大的力量。你真輕忽這個。

(智仙唱)借酒澆愁愁更重。消愁無計暗徬徨。蹉跎莫遣韶光老。過眼雲烟鬢易霜。(重繁白)是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我們都是青年。應該奮鬥。眼前稍不如意。莫當牠一件重大的事。請你放心。我那朋友。是平生最知己的。他們一定是在替我籌劃。所以不即覆我。你期待着。回信來的時候。必定連銀帶信一并來的了。

(重繁唱)朋友通財崇古道。春風夏雨往來忙。決不會乘人之厄。開頑笑。艱難事業當平常。(智仙白)是呀。來日方長。我們全靠朋友

接濟。也不是根本辦法。終須設法有個職業。才可度日。否則日困愁城。人生的樂趣全無了。（表）他倆已經感到以後度日的困難。借酒談心。互謀良策。不知縣政府裏的偵緝員役已經奉到縣長手諭密令。三人奔馳而來。及抵太史第楊府門前。其中一人。忽然想起這楊翰林家裏。規模是非常宏大。倘若冒昧直入。或許引起誤會。乃將情告知同伴。並謂「你等少安毋躁。讓我先行進去。拔拔賄頭。」他就輕叩門環。叫道「楊家開門。」裏面蒼頭應聲而出。問以「是誰。」偵緝員答曰「請接片。」蒼頭開了門。說道「有何見教。」偵緝員即問「這裏可來了兩位摩登夫婦麼。」蒼頭答「已經住有一個月了。」偵緝員忙問「現在可在裏邊麼。」蒼頭答「在裏邊。」偵緝員說「我們奉了縣長的密諭。來查此兩人的來歷。」蒼頭答「原來如此。你們進去罷。他們在精榿小舍第四間裏。正在飲酒啦。」偵緝員說「有勞指引。」三個偵緝員探得確信。遂一同直赴精榿小舍。果見他倆情話綿綿。舉杯相向。偵緝員等闖進去說「請問貴姓。」他倆見來了三個陌生人。就似驚似喜地問「貴客來此。有何見教。」口裏雖這樣勉強的問着。心裏却在勃勃亂跳。自己抑制不住自己。已經舉動慌張起來了。偵緝員的心理。何等乖巧。早已明白。就把縣長的密諭。出示他倆。重

繁智仙太驚失色，猶思強辯抵賴。偵緝員不作理會，就把他二人捉將官裏去了。正是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第二十三折 起解

(王重繁、王智仙、偵緝員三人同上唱) 蟄居小院避塵埃，一月相安沒禍災。何事晴天來霹靂，捉將官裏去坍塌。我倆是謹慎小心來此地，原冀安穩度難關。那知道蒼天竟不從人願，東窗事發費疑猜。不知道消息如何走漏去，白費心機這一番。幸虧是深夜街頭人跡少，不然是萬目睽睽更倒霉。那差人是虎視眈眈神氣足，我兩人是垂頭喪氣萬念灰。(重繁白) 這是不幸之極了。古老說『欲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真是不差，我倆歷盡艱辛，來到此地，依舊難逃法網。

真不幸呀。(智仙白)事已如此。咎由自取。就是懊悔。也來不及了。你也不必傷心。況且這種誘姦僭逃的罪。沒有多大重要。所損失的祇不過名譽和人格罷了。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你何必頹喪呢。

(智仙唱)萬事均由自做起。惡運當頭推不開。如此窮鄉偏僻地。尙難躲避實可哀。幸虧不是殺人強盜罪。祇不過薄雲片片起輕雷。重繁呀。你莫愁前路多荆棘。否極之時有泰來。(重繁白)話雖如此。不過經此挫折。恐怕要被人唾棄了。(表)他倆在寓中並肩小飲。細談衷曲。盼不到天涯雁足。夢斷江鄉。正在借酒澆愁。忽來隸役。捉將官裏去。果非始料所及。楊府蒼頭覩此情形。更覺得莫名其妙。目送他們出門去後。始長歎一聲。安然就寢。重繁等在途中。始尙驚恐。繼思風流罪案。隨地有之。略受懲處。原無大礙。智仙更不知羞恥。反而從旁安慰。所以轉覺快樂。原來他倆來此潛居近月。已到了山窮水盡。捉襟見肘之時。今日被捉。反覺一無牽掛。八方無礙。偵緝員等聽了他倆的沿途談話。有的暗地裏鄙其無恥。也有憐惜地輕浮自誤的。不多時。已到了縣政府。即分別押入拘留所中。從此難圓鴛夢。共作

階下囚矣。偵緝員等到辦公處稟報銷差。六合縣長聞報。知己弋獲。認爲此種不知廉恥。有礙風化之敗類。非從嚴懲辦。不足以整頓風紀。乃即傳諭開庭。親自鞠訊。時城廂各地。已聞得此一對摩登夫婦。被縣政府逮捕之新奇消息。紛紛前來探看。咸稱爲六邑空前奇事。及聞當夜縣長即欲親自審問。更知此案之情形嚴重。羣咸謁立以待。實尙未料其即濟兩桃色案中之主要犯也。未幾。一聲呼喝。傳諭開庭。大堂空氣。頓告嚴肅。縣長高坐堂皇。命提王重繁王智仙到案。差役得令。逕向拘留所中去提。到了那裏。就戲對他倆說。「喂。摩登夫婦。我們做老爺請你們吃大菜去啦。快請出來呀。」重繁苦着臉道。「算了。算了。不要胡調了。人家在蹙眉頭的時候。再來開什麼頑笑。請你們原諒些。不要這樣刻薄。」

(重繁唱)公門裏面好修行。代代兒孫長得長。我們是偶然墮落來此地。並非竊盜與強梁。(差役白)我又不來問你竊盜與八盜。你何必多言。見老爺去罷。

(智仙唱)請你們好生看待領儂去。儂是弱質堪憐沒主張。好言好語全仗你們講。儂是生小未曾到公堂。(差役白)哈哈。這真笑

話呀。那有個人。養了出來。就教他學吃官司的呢。祇要情理直。有什麼害怕。快走罷。

(重鑿唱) 八字衙門盡向陽。夜來寒氣背生涼。夏末秋初容易病。恐怕是今宵不得返蘭房。(差役白) 等老爺問過。再作道理。不過吃了官司。總是不自由的了。不要東想西想。快來走走。

(智仙唱) 儂是心驚膽怯步履弱。恨不得放聲一哭喚爹娘。若蒙憐惜多多謝。儂是永生永世不相忘。(差役白) 知道了。不要多嘴。你看老爺已經在那裏碰靈牌了。(表) 智仙抬頭一看。但見滿堂人頭濟濟。堂上威風凜凜。差役令她站立在旁。縣長先提王重鑿。來至案前站定。(縣長白) 你姓甚名誰。來此何事。

(重鑿唱) 治下是鵬程其字何其姓。挈眷週游遍四方。偶到此間留鴻爪。如何被捕到公堂。(縣長白) 哦。我就問你這個家眷。是從什麼地方騙得來的。(重鑿驚白) 這話打那裏說起。家眷是我自己好端端聚來的。怎麼會是騙來的哪。

(唱)我和地弱冠成親諧伉儷。四年鴻案話相莊。暑期休假耽游玩。名山勝地往來忙。(縣長白)你這個壞蛋。還要信口雌黃。自干罪戾。你所幹的事情。本縣早已知道啦。

(縣長唱)你是 佔人妻室離人子。道德全無人格傷。猶欲狡詞來掩飾。天良泯滅等豺狼。(白)來人。把他拖下去。傳那個女人上來。

(差役奉命白)喂。站過來。(縣長白)你是他的什麼人。和他有什麼關係。詳細稟來。若有半點虛詞。定當嚴辦不貸。快快供來。

(智仙含淚唱)明鏡高懸凜若霜。待奴仔細稟端詳。儂與他數代姻親爲中表。年方十九做新娘。春花秋月唱隨樂。暑期游散伴夫郎。名園勝地常涉足。旁人羨煞好鴛鴦。(縣長拍案白)你這個女人的面皮真太老了。一點都不顧廉恥。不知羞慚。你要知道。好端端的夫婦。在暑期裏游山玩水。原本是極風雅的一件事。爲什麼你們的夫婦。却要被告官廳通緝。要

被本縣逮捕。現在到了這個地方。還不知斂跡。一味東拉西扯。自鳴得意。嘿。你可識字麼。(智仙白)略知一二。(縣長怒白)既係識字的人。怎能如此苟且。不法胡行。眞眞豈有之理。現在也不要你供了。免得再污人家的耳朵。你們這種無恥的行爲。報紙上已盡情宣佈。你們快快去想想明白。來人。把他們兩個人帶下去。分別收押。明天解京。不得有誤。(差役白)是。退堂。(表)一聲退堂。縣長就向後轉了。觀審聽衆。大爲稱快。一轟而散。差役遂將他們二犯。分別收押。自去銷差不表。智仙回到拘留所內。抑見一輪明月。不禁珠淚雙流。

(唱)不是冤家頭不聚。寒風砭骨倍淒涼。弱質如黃誰苦惜。良宵獨自嘆心傷。風颯颯。淚汪汪。鐵窗風味不易嘗。可憐儂。差以毫釐謬千里。大家認識臭皮囊。報紙宣傳真可惡。題名桃色太荒唐。不知儂爹爹看見怎麼樣。一定要怒髮冲冠。咬牙牀。不知儂婆婆看見怎麼樣。一定要氣憤填胸。罵賤娼。更可惜玲瓏活潑兩兒子。更可惜形單影隻好夫郎。從此後地北

天南成陌路。從前恩愛付黃梁。明日解京形勢重，滿城風雨更徬徨。（白）重繁呀，你真害人不淺哪。（表）智仙對月興懷，百感交集。思前想後，涕淚滂沱，終宵不能成寐。而重繁則極不如此。他是橫字打頭，酣睡一覺，直至天明方醒。是夜，縣政府方面，趕辦呈解公文。深宵忙碌，兵工廠方面，已接到王重繁之兄王遼伯電報。申述『王等均已在六合縣被獲。即日解京』等語。至於解京之後，如何處置，此時尚在未定之天。然輿論方面，則均大不直智仙之爲人。大爲社會所共棄。以其既有淫奔之行，復具殘狠之性。決難再與人同居矣。蓋人情未有不愛其所生者。既與周影光不能協調，從人私奔，猶有可原。其妻子於地，絕裾出走而忍心不顧，是並母子天性之愛而無矣。試問世界上，尙有何事何物，可以動其心，而留其心哉。時周影光在掖縣主試二十三年度夏季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已畢，返濟後，各報記者均前往訪問慰勞。影光近來態度，非常緘默。不願發表任何意見。僅對各記者言：「余在濟南六年，家庭生活美滿，素爲朋輩所共悉。事實自能證明，無須辯論。」及詢以二王在六合縣被捕事，周戚然而言曰：「此事早已在意料中。但未能其料如斯之速耳。社會制裁如此，余復何言。」記者等默爾久之，乃各告辭而出。

嗟乎。二王潛居偏僻小縣。暫避風勢。徐圖出路。不料竟因告貸而同遭捕獲。更非彼等始料之所及也。正是甕中捉蠶無生路。離合悲歡夢一場。

第二十四折 判決

(解差老三上唱)波瀾翻覆愛河多。情海茫茫盡惡魔。多少奇男好女子。沉淪不救喚奈何。他們一對是沉疴不起的新榜樣。快樂從頭一霎那。你看她淚沾滿襟眉雙鎖。你看他蜷縮成團。如在窠。俗語說不見棺材終不哭。事到臨頭恨蹉跎。我們是看得多來見得廣。曠夫怨女結絲蘿。淫奔夜走自古恥。羞恥原來近代無。當他們兩情熱烈蒸沸點。不想後來要痛切膚。所以是萬事總須多攷慮。莫等到烏江一到始醒蘇。(白)老四你

看他倆到了今日之下。始覺從前失著。我想世界上和這種同樣的事情。正是不少。為什麼他們都不肯覺悟。臨末了兒。或投海。或服毒。或跳樓。或入獄。把好好的青年志氣。完全消滅在愛。何孽海裏邊。真是可惜呀可惜。（解差老四白）老三。我老四進了衙門。也有二十多年了。我覺得以前青年們的戀愛。終沒有像現在的這樣熱烈。就是因失戀而跳海跳河的。也沒有這樣的多。不知這還算是戀愛的進步麼。（老三白）恐怕以後還要進步啦。可惜我和你已是這麼大的年紀。要看不見這許多了。（表）這天上午。兩個解差奉命來提二犯。一路走。一路談談。不覺已到了拘留所門前。王智仙是一夜未睡。神昏顛倒。見了差人。便放聲大哭。（智仙哭白）快走這些。僂見了你們的影子也害怕了。阿呀。好苦呀。

（王智仙唱）未開言已淚紛紛。兩字摩登是害人精。快樂家庭無福住。人間地獄却親臨。風來隙縫如冰冷。氣滿胸膛似火焚。腹飢難嚙粗糧食。貽羞牽累女釵裙。真個是欲求生路逢死穴。修仙得道遇迷津。現在是欲解首都重審訊。坍塌臺

要坍到南京城。從此後失却自由成廢物。故鄉如夢倍酸辛。不知那何時重見光明日。洗心革面去再做人。(白)唉。自作孽不可違。今日儂王智仙真無地容身了。(表)老三見了這帶雨梨花也頗憐惜。正在想她很聰明的人。爲什麼要誤用情字。弄到這般田地。凝神注視。恍然若失。不圖老四在後走來。在他肩上一拍說道。「你去看看那個貨色。我叫了他好幾聲。他總是像死豬一般。莫非害了病了麼。」老三聞言。一同前去。將他推醒。(老三白)喂。你太要睡了。老爺已經備好公文。要把你們解到南京軍法處去了。再不想想心事。(重繁白)我不是要睡。實在身體不好。吃官司是沒有辦法的。睡和不睡。有什麼關係。我一身做事一身當。法律也不外人情。誘姦拐逃的罪。在現時代。是極普通的。請你們也不必擔憂。解南京。解北京。由你們說好了。(表)王重繁至此。尙不悔悟。真不可救藥矣。那時候六合縣政府。已備就公文。派差押解首都。兩解差就將男女二犯。由拘留所中提出。地方人士。早已候在縣府大門前。人山人海。均欲一見此情變案中之主要犯。所以擠得縣府大街。水洩不通。在午前十點鐘的光景。王

重繁王智仙隨同解差。走出縣府。街上看熱鬧的人。有的指罵他倆無恥。有的看得他倆可憐。人聲嘈雜。言人人殊。此刻他倆的情形。真有趣啦。待我來唱給你們聽呀。

(評唱) 一個是

桃花色彩梨花臉。喪氣垂頭怕露顏。獄中玉

面無香出。雨後春容帶嬌窺。雙眉深鎖呈憂色。櫻桃小口不許把唇膏添。梨渦深處紅雲褪。眉梢猶見淚潛潛。一個是假

裝無事撐門面。憑他解北與解南。容顏雖美精神缺。個中心事未可探。可惜他堂堂六尺奇男子。今日銀鐺萬眾瞻。歡

娛未盡先吃苦。不知何日再能甜。幾個差人神氣足。帽兒歪戴鼻兒尖。呼么喝六挺身走。洋洋得意話連篇。行不多

時輪埠到。一聲汽笛就開船。(表)偏僻的六合縣。除了每年迎神賽會外。從來沒有這許多看熱鬧的人。此番也算他倆出風頭的一個機會罷。解差押着下了輪

船。解赴南京而來。時京中各報。得此二王被捕消息。又大為宣傳。無形中空氣突然緊張。社會整個震動。各界意見。均一致主張嚴辦。及二王解到首都。在輪埠起岸時。京中人士。亦欲

一觀此桃色罪犯之本來面目。所以下關一帶。亦然驟形熱鬧。車水馬龍。一時稱感。兩主犯解到了首都軍法處。由軍法處判處男犯王重繁徒刑四年八個月。女犯王智仙移送江甯縣地方法院辦理。茲悉王重繁於判決之日。即解送江東門外中央監獄中羈押。而王智仙則於同日移送江甯法院。今特覓得軍政部判決書原文。完全照錄如次。

軍政部判決書 判決正本。被告。王××。男。年二十八歲。南京人。住××巷三十七號。前××廠少尉辦事員。王××。女。年二十二歲。開封人。右被告。因調戲婦女案。經本部簡易軍法會審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王××調戲婦女。處有期徒刑四年八月。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准予二日抵徒刑一日。王××送江甯地方法院辦理。

(事實)王××係濟南××廠職員。素與周××之妻王××認識。本年五月十九二十等日。乘其夫周××視學膠東。勾引王××在中西旅館姦宿。二十一日。周××回家。見其妻態度異常。頗滋疑惑。而王××恐夫深究。當夜即走中西旅館王××處。迨周××尾追到館詢問。則已與王××移居他處。翌日。周××又赴濟南××廠追

尋適王××與王××亦來該廠。因與協議離婚。立書各執。嗣經該廠將王××撤職。回籍。由××署送請究辦。

(理由)核閱濟南地方法院檢察處囑託詢問筆錄。王××於五月十八日被王××引誘至中西旅館。二十日周××回濟南。王××並於當夜私奔。王××處。翌日在濟南××廠協議離婚。與本部審理王××所供。二十日夜往中西旅館與王××發生肉體關係。二十一日周××回來。我因討厭他。當夜赴中西旅館。同王××移住第一賓館。翌日在××廠協議離婚。其日期相差一日。惟核存卷之周××給與王××之離婚字據。日期爲五月二十二日。即周××回來之翌日。自應斷定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爲王××與王××連續和姦日期。雖周××對於王××相姦部分不願告訴。但王××籍屬軍人。應適用陸海空軍刑法。查核陸海空軍刑法。對於調戲婦女一罪。有無待告訴乃論之規定。該王××自應依同法第十五條第六十一條二款。刑法第七十五條第六十四條前段。爲判決如主文。簡易軍法會審審判長張××軍法官邱××軍法官陳××書記官平×。

判決書宣佈後。人心大快。二王自知所作所爲。應受社會所棄。遂銀鑰入獄。一場桃色之情變案。也就此暫告段落了。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不是冤家不聚頭。

紅杏出牆彈詞終

墨餘閒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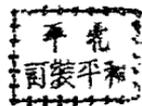
諸位。一部書的成功。往往沒有一定的。我在空閒的時候。終是一杯酒。一卷書。當牠爲無上的良伴。有時或者也隨意寫一些。留爲日後的消遣。自從購置無線電收音機以後。始與各彊詞家接近。心有所得。就寫幾闕開篇。送給他們唱唱。數年來積稿頗多。因爲索閱底稿的多。所以在去年春間。出了一本開篇專集。不到兩月。三千冊已如數贈完。本擬再出第二輯。後來因爲每撰一稿。報紙上必爲我露佈。見者既多。而發行專集之念亦淡。今夏在中華電臺。常遇儉安後卿賓初連卿蓮芳如庭介生諸君。均勸我與其不時做開篇。不如編部新書。大家唱唱。當時我雖贊同他們的意見。但是沒有這個勇氣。因爲我日間事務是很忙的。夜間再有一二小時的播音工作。寫開篇的時間。就是在每天下午五六點鐘吃小酒的時候。一邊吃吃。一邊寫寫。橫豎短篇。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若要教我做整部彊詞。事實上是不允許我的。後來賓初和我講。你做好了。就讓我來彊唱。儉安後卿輩。亦同樣的催促我。我想

試試看也不妨的。就胡亂找了一個題目。叫做紅杏出牆。非驢非馬的動筆了。費了兩個月的餘暇。居然寫了二十四折不成格局的東西。原意是想送給彈詞家的。後來爲曼麗書局主人知道了。就託人和我談起。要將這部書刊印問世。我覺得非常慚愧。後來終於允許了他們。但是允許以後。又添了一重心事。因爲我始終認爲這部書是一無價值的。酒後茶餘。隨意寫寫。也值得去排印。後來經諸彈詞家的緊緊督促。方才交出付印。不過要請諸位讀者。看過以後。就給我一個確切的批評。讓我可以逐漸改正。遇有再版的機會。就將諸位的高見。採取入內。我想諸位是一定答應我的吧。現在本書要出版了。我老着面皮。講幾句閉話。以後的校正和改造。是全賴諸位了。再會。靈武謹白。





中華民國廿五年參月拾七日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 初版 (2000)

紅杏出牆彈詞

(全書一冊) 定價國幣壹圓整



著作人 太倉郁寔武

發行人 浙禾吳頤廬

校閱人 古虞錢雲瞻

出版者 曼麗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二百廿一號 曼麗書局

